

修訂平劇選



第七集

馬 賣 20
平 太 戰 20
圖 獅 雙 20
軍 從 蘭 木 20

國立編譯館出版
正中書局印行

修訂經過及其要旨

民國二十八年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劇本整理組，擬定修訂平劇計畫，初步選定平劇百種，旋又刊行「平劇選第一輯提要」及「平劇本事」，主其事者爲趙太侗君。迨民國三十一年，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與本館合併，修訂平劇劇本工作，改由本館社會組繼續辦理。迄今已經修竣七十餘種，概以組中歷年搜集之舞臺上最通行之劇本爲根據。至於坊間流行之平劇劇本，訛誤脫漏之處，不勝枚舉，僅供參考而已。

關於修訂標準，首重內容意義，凡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及違反時代意識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但爲劇界易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爲原則，同時亦不忽略其原有技術之表現。每劇弁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詳考劇中人物、地名及其與正史不相符合之處，以辨真偽，並將方言術語之未能通俗以及用典措辭之艱深費解者，一一加以說明，以供閱者參考。末並殿以修改經過，舉列原有劇詞，而略述其必須修正之理由，以明責任之所在，兼便質教於通家。

此次印行之修訂平劇選，係以四種彙成一集，各劇均經教育部審定，並曾加以實驗，故能切合實用。今後當陸續刊印，藉符補助社教發揚藝術之本旨。惟修訂平劇，困難甚

多，如何使其躋於情理兼顧善美並臻之境地，則有待於各方賢達戲劇專家之匡助，尤冀劇界人士，認真採用，以證得失，實深盼幸。

參加修訂平劇劇本工作始終其事者有：程虛白、徐筱汀、林柏年、姜作棟四君；中途調任他職者有張景蒼君；先後離館者有：吳伯威、李守珍二君。復賴歷任社會組主任梁實秋、張北海、李宜琛三君，督導進行，故獲迅觀厥成也。

凡例

一、修訂平劇劇本，先選定一百種，其選擇之標準以適合社會教育之意義爲主，兼顧及其藝術上之價值。

二、修訂時所根據之藍本，以坊間及舞台上最通行者爲主，求其平易可用；至於舊本、善本、及名伶祕本，蒐求匪易，多付闕如，間有所得，亦僅供參考。

三、劇情大體優良，內容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

四、平劇戲詞，率嫌俚俗，不通順處亦屬常見，均酌予修潤，但爲劇界易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爲原則。

五、每劇弁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以供閱者參考。並殿以「修改經過」，以明責任之所在，兼便質教於通家。

目次

賣馬 (李效厂修訂) 一

戰太平 (吳伯威修訂) 三〇

雙獅圖 (林伯年修訂) 五二

木蘭從軍 (林伯年修訂) 七二

賣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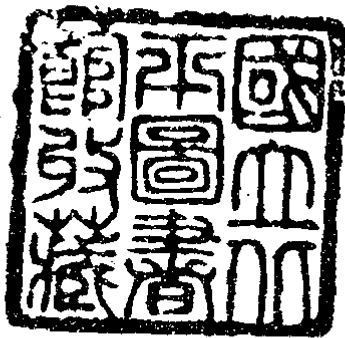
一 引言

隋末，山東歷城馬快（緝捕盜賊之差役）秦瓊，奉命押解十八名江洋大盜去潞州，因中途死一人，州官蔡某，不予其批票回文，以至困在王老好店中。日久囊空如洗，王逼索店錢甚急，無奈何，將黃驃馬付王；央其出賣。

單雄信乃一聞名之嚮馬（即強盜），是日：閑遊街上，見馬甚喜。乃跟踪來店，與秦互通姓名，彼此聞名已久，相見恨晚。正談間，單家人報雄信胞兄被李淵射死。單匆促間借得秦瓊尚未出賣之黃驃馬乘之回家。以是秦仍無法還債，遂又將家傳之「霹靂雙鋼」親自攜往大街求售。於一酒館中，又遇二嚮馬王伯黨，謝雲登，亦為彼此聞名已久，而初次見面之好友；得見秦瓊貧困狀，乃派人向州官蔡某索取批票回文，付與秦瓊；更助秦川資，使回歷城焉。

本劇之編製，似以隋唐演義為依據，祇情節不盡相同耳。

此劇描寫英雄落魄與世態之炎涼兩相對照，極深刻動人。店主王老好，不識秦瓊為當代英雄，只看成一窮極無聊之徒，因而倍加嘲弄，此正代表一般世俗之見，實足與目光短



淺者之一大諷刺也。

二本劇

劇中人

王老好

〔丑〕

秦瓊

〔生〕

四青袍

家院

〔雜〕

單雄信

〔淨〕

王伯黨

〔小生〕

謝雲登

〔小生〕

酒保

〔丑〕

第一場

王老好（內白）啊哈！（上念數板）不賒！不賒！不欠！不算店，賒賒欠欠不見面，他在前邊走，我在後面轉，二人見了面，他說沒錢不方便，改日再見，改日再見。（白）開

的是店，賣的是麵，一人吃半斤，三人吃斤半。在下王老好，在這潞州天堂縣（註一），開了一座店房，有那南來的北往的客人，有錢沒錢，吃了就走，所以他們給我起了個外號，叫做王老好，這且不言；只因我這店裡頭，住了個山東好漢，名叫秦瓊（註二）。來的日子可也不少啦，一個錢也沒給，人吃馬嚼的，我有點墊辦不起啦，不免把他請了出來，跟他要兩錢使喚使喚。二爺！起來沒有哇？出來凉快凉快啊！

秦瓊

（內白）嗯哼！（上引）好漢英雄困天堂，不知何日回故鄉！

王老好

（白）喲喝！唱着崑腔就出來啦。

秦瓊

（白）啊！店主東！

王老好

（白）二爺，您起來啦？請到櫃房裏坐！

秦瓊

（進介坐介白）啊店主東，將你家二爺請了出來，敢莫是酒熱了，飯熟了嘍？

王老好

（白）喲喝！剛起來就餓啦！我告訴您說吧，酒也給您燙好啦，飯也給您做熟啦，可是我有兩句話，要先跟您說一說。

秦瓊

（白）店主東有話當面請講。

王老好

（白）我說二爺，自從您進了我的店房，日子也不少啦……（見秦瓊瞌睡介）真是倒霉瞌睡多！噯噯！二爺，你醒醒！

秦瓊 (白)你說你的，我睡我的呀。

王老好 (白)那麼我說給誰聽啊？

秦瓊 (白)我聽得見哪。

王老好 (白)您聽得見就好辦啦！自從您來到我這店裏頭，日子也不少啦，人吃馬嚼的，我真有點墊辦不起啦……(秦瓊瞋睡介)噯，怎麼又睡着啦？(叫介)二爺！二爺！(秦瓊不醒介)這得拿酒飯誑他。我說夥計們哪！快給二爺開飯哪！

秦瓊 (白)啊店主東，酒飯在那裏呀？

王老好 (白)開飯還得待一回，我還是有兩句話要跟您說說。

秦瓊 (白)有話請講啊？

王老好 (白)您可別再睡啦！我說二爺！您來在我這店裏頭，日子也不少啦，人吃馬嚼的，簡直的我有點墊不起啦！

秦瓊 (白)聽你之言，敢莫是要錢？

王老好 (白)怎麼好說是要錢，跟您借兩花花。

秦瓊 (白)咳！店主東，想你家二爺，押解一十八名江洋大盜，只因天氣炎熱中途路上，損傷了一名。

王老好 (白)撿了一個。

秦瓊 (白)那蔡大老爺，不與我批票回文，故而被困在此啊，等那蔡大老爺與我批票回文，算還你的店飯錢也就是了。

王老好 (白)跟你耍錢嗎，你就來這一套！比方說吧！那蔡大老爺他一月不給你批票回文哪？

秦瓊 (白)等他一月。

王老好 (白)一個月好等；比方說吧，要是他一年不給你批票回文哪？

秦瓊 (白)你就等上一年哪！

王老好 (白)這一年半載的也好等；比方這麼說吧，他要是一輩子不給你這批票回文哪？

秦瓊 (白)你呀……就等他一輩子！

王老好 (白)等他一輩子，我有點受不了！我說二爺！人吃五穀雜糧，沒有個不生病的；看你這病病歪歪的樣子，你要是死在我們店裏頭，那可怎麼好哇？

秦瓊 (白)啊，店主東，你家二爺若是死在你的店中……(苦笑介)

王老好 (白)怎麼樣？

秦瓊 (白)你就大大的發了財了哇！

王老好 (白)請問二爺！您要死在我這個店裏頭，我這個財是怎麼個發法呢？

秦瓊 (白)店主東，倘若你家二爺死在你店中，你要買上壽衣壽帽！

王老好 (白)那是總得有的。

秦瓊 (白)大大的一口棺木！

王老好 (白)那是總得預備的。

秦瓊 (白)將你二爺的尸首，盛殮起來！

王老好 (白)那是一定有的。

秦瓊 (白)店主東，那時你不要這樣的打扮哪。

王老好 (白)怎樣打扮？

秦瓊 (白)你要頭戴麻冠！

王老好 (白)嘎？！

秦瓊 (白)身穿孝衣，

王老好 (白)嘎？！

秦瓊 (白)手拿哭喪棒。

王老好 (白)嘎？！

秦瓊 (白)將你二爺的靈柩，送回山東歷城縣，回來嘎，你大大的請上一個份子，你豈不是發了財了麼？

王老好 (白)照你這麼一說，我不成了你的兒子了嗎？

秦瓊 (白) 只怕你沒有這樣的造化呀！

王老好 (白) 好哇！問你要錢你沒有，你還轉着彎罵人！今天你到底是有錢沒錢？

秦瓊 (白) 要錢無有，要命拿去！

王老好 (白) 你要是沒有錢，今天我要剝你。

秦瓊 (白) 怎麼你要剝你二爺？

王老好 (白) 你不要咬字上口啦，我說扒就扒！(王老好欲剝秦瓊衣服，被秦瓊扭臂介) 啲！

秦瓊 (放手介)

王老好 (白) 說，我是說不過你；動勁我也不行，我要喊叫，臊你的皮！

秦瓊 (白) 任你喊叫！

王老好 (白) 豁出去不要臉啦，好吧！(出介) 我說街坊隣舍，我們這兒來了個山東好漢，名叫秦……(秦瓊上前堵嘴介) 你要斃死我啊！

秦瓊 (白) 店主東，不必喊叫，我有策劃(註三)

王老好 (白) 怎麼，你不給錢，還要拆毀呀？

秦瓊 (白) 哎，策劃之劃！

王老好 (白) 噉！策劃之劃呀，我看你有什麼策劃。

秦 瓊 (白)店主東，槽頭之上，現有一騎黃驃馬，拉在大街之上，賣些銀錢，算還你的店錢也就是了。

王老好 (白)就是你那匹馬？瘦的四根棒支着，擺上個蠟頭，就成了馬燈啦！

秦 瓊 (白)有道是貨賣與識家。

王老好 (白)啊，你的東西要貨賣與識家？試試看吧！

秦 瓊 (白)店主東，牽馬！

王老好 (白)來啦！

秦 瓊 (唱西皮慢板)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

王老好 (白)拉過來了！

秦 瓊 (接唱)不由得秦叔寶兩淚如麻。

王老好 (白)瞧你這樣的馬，還哭哪！

秦 瓊 (接唱)提起了此馬來頭大。

王老好 (白)他有什麼來頭？你說給我聽聽！

秦 瓊 (接唱)兵部堂黃大人相贈於咱。

王老好 (白)既是朋友送的，你就不該賣。

秦 瓊 (接唱)遭不幸困至在天堂下，欠你的店飯錢無奈何只得來賣它。

王老好（白）說了半天，你倒是賣不賣啊？

秦瓊（接唱）擺一擺手兒你就牽去了吧！

王老好（白）喂！我可牽着走啦！（下）

秦瓊（接唱散板）但不知此馬落於誰家！（下）

第二場

（四青袍丑院子引單雄信上）

單雄信（唱西皮搖板）身在綠林爲嚮馬（快板）赫赫威名揚天涯，知者道俺是單雄信，不知

者天宮降紅煞，家院帶路大街要。（王老好上，牽馬過場下）只見此馬實可誇，人來與爺忙追下（四青袍追下）（接唱散板）但不知此馬出誰家。（下）

第三場

秦瓊（上白）喂！（唱西皮散板）店主東賣黃驃不見回轉，倒教我秦叔寶兩眼望穿。

王老好（上白）二爺，馬我可回來啦，連一根毛都沒動；買馬的在後頭哪，你們當面講價，這裏頭可沒有我的什麼事！（急下秦征介）

（四青袍引單雄信（註四）上）

單雄信（念）此馬是黃驃，張口似血瓢。渾身發金色，四蹄無雜毛。勝似南山豹，雅賽浪

裏蛟。（白）好馬呀，好馬！

秦瓊（白）連誇數聲好馬，莫非有愛馬之意嗎？

單雄信（白）好馬人人皆愛；可惜膘頭瘦了！

秦瓊（白）乃是草料不佳呀！此處不是講話之所，請至店房。

單雄信（白）請！（進介）聽兄台講話，不像此處人氏。

秦瓊（白）本不是此處人氏。

單雄信（白）哪裏人氏？

秦瓊（白）山東歷城縣人氏。

單雄信（白）山東歷城縣，我有一好友，兄台可知？

秦瓊（白）有名便知，無名不曉。

單雄信（白）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秦瓊（白）但不知是那一家呢？

單雄信（白）姓秦名瓊字叔寶。

秦瓊（白）哦！秦瓊……此人落魄得緊哪！

單雄信（白）人有窮富，但講何妨？

秦 瓊 (白)這……在下就是秦叔寶。

單雄信 (白)哦！你是秦二哥？

秦 瓊 (白)不敢！

單雄信 (白)秦好漢！

秦 瓊 (白)越發的不敢！

單雄信 (白)請來上坐呀！(笑介)哈哈哈哈哈！(與秦換坐介)

秦 瓊 (白)聽兄台講話，也不像此處人氏。

單雄信 (白)本不是此處人氏。

秦 瓊 (白)那裏人氏？

單雄信 (白)河南二賢莊人氏。

秦 瓊 (白)河南二賢莊我也有一好友，兄台可知？

單雄信 (白)有名便知，無名不曉。

秦 瓊 (白)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單雄信 (白)但不知是哪一家？

秦 瓊 (白)姓單名通字雄信，人稱單二員外。

單雄信 (白)在下就是單雄信。

秦 瓊 (白) 哦！你就是單雄信？

單雄信 (白) 不敢！

秦 瓊 (白) 單二員外！

單雄信 (白) 越發的不敢！

秦 瓊 (白) 請來上坐呀！哈哈…… (與單換坐介)

單雄信 (白) 二哥爲何這等模樣？

秦 瓊 (白) 賢弟那裏知道！只因愚兄押解一十八名江……

單雄信 (白) 哼！

秦 瓊 (白) 吸……綠林好漢，天氣炎熱，中途路上損傷了一名，那蔡大老爺，不與我批票回文，故而被困在此啊。

單雄信 (白) 這有何難！拿小弟的名帖，教那蔡知府與二哥的批票回文也就是了。

秦 瓊 (白) 多謝賢弟！

單雄信 (白) 來！(家院應介) 拿我名帖，向那蔡知府要來批票回文，快去快去！(家院下) 二哥，前日伯母壽誕之期，小弟有份薄禮，可付收下？

秦 瓊 (白) 但不知打從哪道而來？

單雄信 (白) 打從那黑 (註五) ……

秦瓊（白）收下了！收下了！

家院（上白）啓稟二員外：大事不好了！

單雄信（白）何事驚慌？

家院（白）大員外被李淵一箭射死！

單雄信（白）不好了！（排子三槍）

秦瓊（白）賢弟，天氣炎熱，就該及早搬屍的纔是。

單雄信（白）本當前去搬屍，怎奈胯下無有坐騎。

家院（白）二爺的馬可以騎得。

單雄信（白）哎！二爺的馬，焉能騎得。

秦瓊（白）啊賢弟，有道是：「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註六）可以騎得。

單雄信（白）如此說來，騎得的？

秦瓊（白）騎得的。

單雄信（白）好，馬來！馬來！（上馬介）二哥，小弟此去，多者半月，少者十天，搬屍回來，就送二哥轉回山東歷城縣，請了！請了！（下）

秦瓊（白）賢弟慢走，愚兄不能遠送了，（王老好暗上）這纔是我的好朋友，這纔是我的

好朋友哇！

王老好

(白)這纔是你的好桐油哇！

秦瓊

(白)好朋友，怎麼說是好桐油呢？

王老好

(白)你認得他不認識？

秦瓊

(白)他乃單二員外，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哇？

王老好

(白)什麼單二員外，我們這三歲小孩子都認識他是個大嚮馬頭兒，他把你的馬給拐走啦！

秦瓊

(白)噉……就是他？

王老好

(白)不是他難道還是我嗎？

秦瓊

(白)咳！(唱西皮搖板)昔日公堂當馬快，而今時敗又運衰，我抓住了店家撒一個賴。(拉王老好介)

王老好

(白)你這是幹什麼？

秦瓊

(白)你賠我的馬呀！

王老好

(白)我來問問你：我這店裡出了強盜啦？

秦瓊

(白)無有。

王老好

(白)賊挖了窟窿啦？

秦瓊 (白)也無有。

王老好 (白)好哇！你把馬送給你的好朋友啦！還來問我要馬，別不害臊啦！給我撒手吧！

秦瓊 (放手介白)咳！(唱西皮搖板)如此說我與你兩丟開！

王老好 (白)兩丟開，兩丟開，還得拿錢來！

秦瓊 (白)要錢無有，要命拿去！

王老好 (白)還是那兩句話，我給你來個照法吃炒肉，我還要喊叫。

秦瓊 (白)任你喊叫。

王老好 (白)我說這街坊！鄰居！你們都來瞧哇！我這店裡來了個山東好漢！名叫秦……

秦瓊 (上前堵嘴介)

王老好 (白)你又來啦！

秦瓊 (白)店主東，不必喊叫，我還有個策劃。

王老好 (白)你還有什麼策劃？

秦瓊 (白)兵器架上現在一對霹靂雙鋼，拿在大街之上，賣些銀錢，算還你的店錢也就了。

王老好 (白)你說的是那一對鋼哪，做通條太短，做火筷子太粗，乾脆說吧，沒人要！

秦 瓊 (白)有道是貨賣與識家。

王老好 (白)你的東西，都要賣給識家，待我給你拿來。(拿鋼介)二爺，宅拿我不動。

秦 瓊 (白)敢莫是你拿宅不動麼？

王老好 (白)不錯，我拿宅不動。

秦 瓊 (白)閃開了！(拿鋼介)

王老好 (白)怪不得我拿宅不動，敢情還有這麼兩手。

秦 瓊 (唱西皮搖板)家住山東歷城縣。

王老好 (白)好地方！

秦 瓊 (接唱)秦瓊的名兒天下揚。

王老好 (白)有您這麼個字號。

秦 瓊 (接唱)我本是頂天立地男兒漢。

王老好 (白)男兒漢不該短人的錢！

秦 瓊 (接唱)好漢無錢到處難。

王老好 (白)一個錢斃死英雄漢嗎？

秦 瓊 (接唱)沒奈何出店門我就賣……

王老好 (白)你賣什麼？

秦瓊（接唱）我賣……

王老好（白）你倒是賣什麼？

秦瓊（白）噯！（接唱）我賣綢。（王伯黨（註七）謝雲登上過場下）（接唱快板）兩匹戰馬扣

連環，店主東回頭來觀看，他二人還你店飯錢。（下）

王老好（白）誰給我錢啊！（轉身看介）哎呀，他跑啦，追呀！（下）

第四場

（王伯黨謝雲登同上）

王伯黨（白）來此已是酒樓，你我在這沾飲幾杯。酒家！

酒保（上白）隔壁三家醉，開罈十里香。二位敢是吃酒的？

王伯黨（白）正是！

酒保（白）請到後面。（進介）二位用些什麼？

王伯黨（白）好酒取來！

酒保（白）是！夥計們，好酒一壺哇！（取酒介）酒到。

王伯黨（白）喚你再來，下去！（酒保下）

（秦瓊王老好同上）

秦 瓊 (白)賣銅！

王老好 (白)賣臉！

秦 瓊 (白)賣銅！

王老好 (白)賣臉！

秦 瓊 (白)噯，賣銅，怎麼說是賣臉呢？

王老好 (白)前街走到後街，沒有一個人答岔，可不是賣臉嗎？

秦 瓊 (白)要說賣銅！

王老好 (白)賣臉！賣臉！賣臉！

秦 瓊 (白)好，就算賣臉！

王老好 (白)可不是賣臉嗎！

秦 瓊 (白)噯，君子不得志，反被小人欺！

王老好 (白)誰是小人？

秦 瓊 (白)你是小人！

王老好 (白)怎麼！我是小人？你拿錢來！

秦 瓊 (白)就算我是小人！

王老好 (白)你本來是小人嗎！店家倒了霉，遇見個白吃的。

秦瓊 (白)店主東，你看此處有兩匹大馬。

王老好 (白)你要偷人家的？

秦瓊 (白)裏面必有軍家，你去問他，可要買鋼？

王老好 (白)好！我去看看！(進介)這是我們親家的店！待我來叫他一聲：親家！

酒保 (上白)什麼人？

王老好 (白)親家對親家。

酒保 (白)禮多人不差。

王老好 (白)親家是我兒。

酒保 (白)我兒是親家。

王老好 (白)一點兒虧不吃！

酒保 (白)什麼事情啊？

王老好 (白)你去問問裏邊的兩位客人，他們買鋼不買？

酒保 (白)他們不洗衣裳，不要鹹。

王老好 (白)這是兩軍陣前打仗用的霹靂雙鋼。

酒保 (白)買賣要成了，我可要二八分賬。

王老好 (白)我還沒有拿着呢，你去問問，看他們要不要再說。

酒保 (進介白)二位可要買鋼？

王伯黨 (白)當面言價。

酒保 (白)裏頭說啦，當面言價。

王老好 (白)知道啦，待我告訴他。(出介見秦睡介)二爺走到哪裏，困到哪裏，待我再來騙騙他：夥計們，擺飯哪！

秦瓊 (白)店主東，飯在哪裏？

王老好 (白)餓隔嗎！

秦瓊 (白)哎喲！哎喲！

王老好 (白)你這是怎麼啦？

秦瓊 (白)碰了我的脚了哇。

王老好 (白)鋼在這裏，會碰了你的脚了！

秦瓊 (白)店主東，裏面怎樣言講？

王老好 (白)要當面言價。

秦瓊 (白)哦，走！走！

王老好 (白)到哪裏去？

秦瓊 (白)進去當面言價呀。

王老好 (白) 你進去我不用去了。

秦瓊 (白) 一同進去！(拉王衣介)

王老好 (白) 你拉住我幹什麼？

秦瓊 (白) 我怕你跑了啊！

王老好 (白) 你該我的錢，怎麼倒怕我跑啦呢？

秦瓊 (白) 你跑了我吃哪一個呀？

王老好 (白) 那麼說你算吃定了我了？

秦瓊 (京白) 算你猜着了！

王老好 (白) 你給我進去吧！(秦瓊進店介) 哎呀慢着！一個是馬快頭！兩個是作強盜的，他們打起架來，我可吃不起人命官司！趁早溜了吧！(下)

秦瓊 (白) 請了！

王伯黨 (同白) 此鋼可是賣的？

謝雲登

秦瓊 (白) 正是！

王伯黨

(同白) 放在桌上！

謝雲登

秦 瓊 (白)沉重得很！

王伯黨 (同白)不妨事，(秦放銅介)

謝雲登

酒 保 (白)桌子壓壞了！

王伯黨

(同白)賣銅可會要銅？

謝雲登

秦 瓊 (白)略知一二。

王伯黨

(同白)要來我等觀看！

謝雲登

秦 瓊 (白)這個……

王伯黨

(同白)想是肚中飢餓，酒家！帶他下面用飯！

謝雲登

酒 保 (白)走哇！

秦 瓊 (白)哪裏去？

酒 保 (白)吃飯去。

秦 瓊 (京白)哦，吃飯去，走！(與酒保同下)

王伯黨 (白)賢弟！你我做這綠林買賣，怕的何人？

謝雲登 (白)怕的是秦瓊！

王伯黨 (白)我看此人，好像秦瓊模樣。

謝雲登 (白)等他到來，問個明白。

酒保 (上白)二位！這個人吃了五百饅頭，半個豬。

王伯黨 (同白)上在我二人的賬上。

謝雲登

酒保 (白)是啦！

秦瓊 (上白)多謝二位酒飯！

王伯黨

謝雲登 (同白)可曾用飽？

秦瓊 (白)無非充飢而已。

王伯黨

(同白)要來我等觀看！

謝雲登

秦瓊 (白)此地窄小。

王伯黨

(同白)酒家，哪裏寬濶？

謝雲登

酒保

(白)後面寬濶。

王伯黨

(同白)帶路！

謝雲登

酒保

(白)是！

(四人同圓場介)

王伯黨

(同白)要來我等觀看！

謝雲登

秦瓊

(白)獻醜了！(唱西皮散板)站立店中用目眨，(接流水板)不由得叔寶怒氣發，分明認得他是嚮馬，江湖路上也曾會過他，罵一聲賊子真膽大，殺人放火走天涯，今日裏相逢在潞州天堂下，無有批票怎敢拿，眼前若是歷城縣，(註八)定要將他鎖拿到官衙，板子打，夾棍夾，看他犯法不犯法，剪頭去尾要一要。(要鐮介掃頭)

王伯黨

謝雲登

(同白)請坐！

秦 瓊 (白)有坐！

王伯黨 (同白)聽兄台講話，不像此處人氏。

謝雲登 (白) 本不是此處人氏。

秦 瓊 (同白)哪裡人氏？

王伯黨 (白)山東歷城縣人氏。

謝雲登 (同白)山東歷城縣，我有一好友，兄台可知？

秦 瓊 (白)有名便知，無名不曉。

王伯黨 (同白)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謝雲登 (白)但不知是哪一家？

秦 瓊 (同白)姓秦名瓊，字叔寶。

王伯黨 (白)秦瓊……此人落魄得緊哪！

王伯黨

(同白)人有窮富，但講何妨？

謝雲登

秦 瓊

(白)在下就是秦叔寶。

王伯黨

(同白)原來是秦二哥，失敬了！

謝雲登

秦 瓊

(白)豈敢！請問二位尊姓大名？

王伯黨

(白)在下王伯黨。

謝雲登

(白)在下謝雲登。

秦 瓊

(白)原來是王謝二位賢弟，失敬了！

王伯黨

(同白)豈敢！二哥爲何這等模樣？

謝雲登

(白)二位賢弟，哪裡知道？只因愚兄押解一十八名江……

王伯黨

(同白)噉！

謝雲登

秦 瓊

(白)綠林的好漢，天氣炎熱，中途路上損傷了一名，那蔡大老爺，不與我批票回文，故而被困在此啊！

王伯黨

(同白)這有何難？拿小弟名帖前去，教那蔡知府與二哥批票回文就是。

謝雲登

秦瓊

(白)多謝二位賢弟！

王伯黨

(白)來！

酒保

(應介)

王伯黨

(白)拿我名帖，教那蔡知府速拿批票回文前來！

酒保

(應介下)

王伯黨

(同白)二哥，前者伯母壽誕之期，小弟有份薄禮，可曾收下？

謝雲登

秦瓊

(白)但不知打從哪道而來？

王伯黨

(同白)打從那黑……

謝雲登

秦瓊

(白)收下了！

酒保

(上白)批票回文在此。(下)

王伯黨

(白)二哥，這是批票回文；另有散碎銀兩，以作路費。

秦瓊

(白)二位賢弟的銀子，愚兄怎好用得？

王伯黨

(同白)敢莫是嫌輕？

謝雲登

秦瓊

(白)如此愧領了！(唱西皮搖板)心中惱恨單雄信，不該騙我馬能行，有朝犯在我秦瓊的手，我打一鋼來問一聲。二賢弟只管把嚮馬放，放出禍來有秦瓊擔承。

(白)請！(下)

王伯黨

(同白)酒家，酒飯錢在此，我等去也。(同下)

謝雲登

【註釋】

(註一)天堂 據劇詞，知「天堂」為地名，但無可考；或係劇作者之杜撰。

(註二)秦瓊 字叔寶，唐歷城人。隋末歸高祖(即李淵)，事秦王(即唐太宗，名世民)，拜兵馬總管，從討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有功，晉封翼國公，累拜左武衛大將軍。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後改封胡國公，圖形凌煙閣。

(註三)策 劃 古音劃字音壞字上聲，中原音韻入皆來韻，故策劃與拆毀諸音。

(註四)單雄信 唐濟陰人，李密將，能馬上用槍，軍中號飛將，後降王世充，為大將。東都平後被殺。

(註五)黑……按此為未完之語句。或謂係「黑狼山」蓋為嚮馬哨聚之所，但亦不知所本。或謂強盜非光明職業，故與強盜有關之事物，多冠以「黑」字。如稱賊賊為「黑貨」，稱賊人為「黑天上的」或「走黑道」等。兩說均有道理，而亦均未指出到底是黑什麼也。

(註六)乘肥馬 見論語。

(註七) 王伯黨 隋末人，初從東郡賊帥翟讓，聘李密於讓，讓推密爲主。未幾，密殺讓，令伯黨分統其衆，從密降唐。後密復叛，事敗，從死。

(註八) 歷城縣 戰國齊歷下邑，漢置歷城縣，明清皆爲山東濟南府治，民國廢府，仍以歷城爲省治。

三 修改經過

賣馬，爲一極流行之戲；各種戲本，如戲考，京劇大觀等，都大致相同，與近舞台上所演者無甚出入。因詞句尙爲通順，又無不近情理之處，故改動不多。

第三場，王伯黨謝雲登上過場時，秦瓊唱西皮快板舊詞有的是「抬頭只見二軍家，明明知道是鬻馬，無有批票不敢拿，叫聲店家忙趕下，還你的店錢就是他」。亦可用。

第四場，要鑼之後，鑼鼓用掃頭，即將下句「倒教二位恥笑咱」掃去，可不唱出。

戰太平

一 引言

元末，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各霸一方。朱元璋（明太祖）據地甚廣，坐鎮南京。安徽太平亦爲其領地，以義子朱文遜及大將花雲守之。

時陳友諒勢亦強，乘虛來攻。花雲奮勇抵敵，以寡禦衆，屢挫敵鋒。惜元帥朱文遜昏瞶庸懦，貽誤機要。雲欲突圍，朱欲保家；延宕未決，遂以力竭而同被擒。

雲妻邵氏聞訊，赴水自盡，妾孫氏扮爲瘋婦，懷抱嬰兒，出奔金陵。

雲與文遜既成擒，將見友諒。雲誠文遜當殺身成仁，萬勿做乞憐語。文遜不從，伏地乞降，爲友諒所殺。雲則怒立大罵。友諒愛其才，離坐勸降，雲不從。友諒令縛之高竿，令羣弩伺於其下，復以爵位榮華作最後之籠絡，否則射殺之。雲仍冒之不已。友諒怒令發弩，雲奮身斷縛，奮刀殺數人，已亦中矢，乃自刎以殉國。

明史花雲傳云：「……庚子閏五月，陳友諒以舟師來寇。雲與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王鼎，結陣迎戰。文遜戰死，賊攻三日不得入。以巨舟乘漲，緣舟尾攀堞而上，城陷，賊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盍

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櫓，叢射之。罵賊不少變，至死聲猶壯。年三十有九。瑗鼎亦抗罵死。……方戰急，雲妻郤，祭家廟。塾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郤赴水死。侍兒孫氏瘞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當爲此劇所本，惟亦多不同：許瑗王鼎未寫入。文遜抗敵烈士，易爲乞降懦夫。孫氏侍兒，易爲雲妾。朱元璋時稱吳國公；易稱爲帝，文遜稱千歲，而勸降，裝瘋等節，亦史書所不及。

明人傳奇虎符記亦演戰太平故事。略依明史，別增勸降，失明，送藥，花燁（雲子）立功，張定邊自刎……諸節。而謂花雲未死，僅被囚禁，其後父子團圓；蓋憫花雲之遇而作翻案文章。然其中改孫氏爲妾，增友諒勸降，箭嚇花雲……等情；顯爲平劇所本也。

英烈傳小說叙戰太平事亦詳，或與平劇多相近之處。手頭無書，未及參考。

此劇寫花雲奮勇殺敵，克盡職守；及不幸被擒，抗罵不屈，雖百計誘脅不稍動；忠勇義烈，正氣磅礴，動人彌深。至孫氏艱苦撫孤，智勇兼備；郤夫人殺身成仁，不爲敵辱；同可爲世楷模。「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不成功；便成仁。」固今古所同揆也。

二本 劇

劇中人

朱文遜 [小生]

花雲 [老生]

邵夫人 [青衣]

花孫氏 [青衣]

陳友仁 [武淨]

童湯官 [副淨]

花安 [丑]

張定邊 [丑]

陳友諒 [淨]

八龍套

四刀斧手

第一場

(四太監一大太監引朱文遜上)

朱文遜 (引)奉主欽命，鎮守太平。(念詩)元帝無道民怨生，羣雄割據起刀兵。叔王金陵圖霸業，指日一統歸大明。(白)小王朱文遜，奉了叔王之命，鎮守太平。聞得陳

友諒率領人馬，要奪采石磯口（註一）。不免將花雲（註二）宣上殿來商議拒敵之計。內侍！（太監應介）宣花雲上殿！

太監

（白）領旨。（出介）花雲上殿哪！

花雲

（內白）領旨。（上念）懷揣忠義膽，保主錦江山。（進介）臣，花雲見駕，我主千歲！

朱文遜

（白）卿家平身！賜坐！

花雲

（白）千千歲！（坐介）將臣宣上殿來，有何軍情議論？

朱文遜

（白）今有陳友諒（註三）要奪采石磯口，卿家有何退兵之計？

花雲

（白）千歲不必驚慌，速速修下告急本章，去往金陵搬兵求救。就請千歲帶領人馬，埋伏闌子口。待爲臣全身披掛，前去迎敵。

朱文遜

（白）依卿所奏。正是「干戈擾攘何日定」！

花雲

（白）「還要將軍定太平。」（同下）

第二場

（鄧夫人花孫氏同上）

鄧夫人

（白）夫受皇恩眷，

花孫氏 (白) 妻沾雨露恩。

花雲 (內白) 回府！

(四龍套引花安花雲上龍套下)

花雲 (白) 可惱啊！可惱！

鄒夫人 (同白) 啊老爺！今日回府，爲何這等煩惱？

花孫氏

花雲 (白) 夫人有所不知，今有陳友諒要奪采石磯口。你道惱是不惱？

鄒夫人 (同白) 但不知千歲怎樣傳旨？

花孫氏

花雲 (白) 千歲命我全身披掛，前去迎敵。

鄒夫人

(同白) 如此待妾等點動人馬，老爺後堂披掛。

花孫氏

花雲 (白) 有勞夫人。正是：點動千軍與萬馬，

鄒夫人

(同白) 保守太平 (註四) 保國家。

花孫氏

(花雲下)

鄒夫人 (白)花安！

花安 (白)在。

鄒夫人 (白)吩咐大小三軍，全身披掛，二堂聽點！

花安 (白)啊！下面聽者！二位夫人代老爺傳令，大小三軍，全身披掛，二堂聽點。

(四龍套上)

四龍套 (白)參見夫人！

鄒夫人

花孫氏

(同白)站立兩廂，聽我一令。(同唱二簧倒板)我這裡在二堂忙傳將令。(唱廻龍

腔)叫一聲衆三軍細聽分明。(二簧原板)陳友諒提兵將前來犯境，千歲爺命老爺前去出征。勸爾等一個個爭先賂勝。退後者斬首級絕不徇情。耳邊廂又聽得金甲聲震。(唱搖板)候老爺披掛齊卽刻發兵。

花雲 (內唱二簧倒板)頭戴着紫金盔齊眉蓋頂。

(花雲上)

花雲 (唱二簧搖板)爲大將臨陣時那顧得殘生，撩鎧甲我且把二堂進。有勞夫人點雄兵。

鄒夫人

花孫氏

(敬酒氏介同唱搖板)老爺此去必得勝，戰場之上要小心。

花雲（唱搖板）接過夫人得勝飲。背轉身來謝神靈。（酒潑地介）辭別夫人足踏鐙。（上

馬介）但願此去掃蕩烟塵。

（花雲花安鄧夫人花孫氏下）

第三場

（四龍套引陳友仁（註五）上）

陳友仁（白）俺，陳友仁。奉了兄王之命，攻打采石磯。衆將官！殺！

（四龍套引花雲上二龍出水會陣）

花雲（唱二簧搖板）一見賊子怒氣發，不由本帥咬鋼牙。我主爺洪福齊天大，把爾比做井底蛙。

（起打陳敗下花追下）

第四場

（童湯官上）

童湯官（白）俺，童湯官。奉了千歲之命，把守采石磯頭，就此前往。

（四龍套引陳友仁上，上桌子，與童湯官拉下）

第五場

(陳友仁與童湯官拉上。起打。陳殺童，開城。四龍套引陳友諒進城下。)

陳友仁 (白) 不怕死的前來會陣！

花雲 (內白) 休得猖狂，花雲來也！

(花雲上起打，花敗下，陳追下)

第六場

(朱文遜 (註六) 花雲兩邊上)

朱文遜 (白) 那賊殺法利害，如何是好？

花雲 (白) 千歲不必驚慌，隨定爲臣，殺出重圍，去往金陵 (註七) 搬兵求救。

朱文遜 (白) 小王還要回去，保護家眷。

花雲 (白) 哎呀千歲呀！事到如今，自然是搬兵要緊，還顧得什麼家眷！

朱文遜 (白) 噯！你爲臣的可以不顧家眷，我爲君的，不能不保家眷；我要保護家眷去了。(朱文遜下)

花雲 (白) 且住！想他爲君者有家眷，難道說我這爲臣者就無有家眷麼？噯！我也保護

家眷去了。(下)

第七場

(花安鄧夫人花孫氏同上花安開門介)

鄧夫人 (白)老爺去出兵，

花孫氏 (白)未見轉回程。

(四龍套引花雲上，進門昏迷坐介，龍套下)

鄧夫人 花孫氏 (同白)老爺受驚了！

(四龍套兩邊上，冲場下。朱文遜上；花安開門介)

朱文遜 (白)花安！你家爹爹可在裏面？

花安 (白)現在裏面。

朱文遜 (白)對你家爹爹言講，大砲一響嚇死皇老太太。賈氏夫人墜樓而亡，叫你爹爹快快出馬！

花安 (白)遵命！

(朱文遜下)

花安 (白)啓稟爹爹，千歲言道：大砲一響，嚇死皇老太太，賈氏夫人墜樓而亡。叫爹爹快快出馬！

(花安關門。四龍套兩邊上，冲場下。朱文遜又上，花安開門介)

朱文遜 (白)花安！你家爹爹可曾出馬？

花安 (白)尚未出馬。

朱文遜 (白)哦，喝是了。想是你家爹爹有降順北漢王之意，這有寶劍一口，叫你爹爹將小王龍頭割下，降順北漢王去罷！

(擲劍下)

(花安拾劍關門介)

花安 (白)啓稟爹爹，千歲言道：這有寶劍一口，將千歲龍頭割下，降順北漢王去罷！

花雲 (白)哎呀！(氣椅介)(唱西皮倒板)大砲一響動天地。(四龍套上抄過場介下)(接唱搖板)就是雀鳥也難飛。叫花安與爲父帶坐騎。

鄧夫人 (同哭介)喂呀！

花孫氏

花雲

(接唱)實難捨妻兒兩分離。大夫人請上受一禮。夫人哪！下官言來聽端的。孫氏和姣兒託付你，這是花家一脈息。含悲忍淚跨坐騎。(上馬介)落一個青史名標萬

古題。(下)

(邵夫人花孫氏花安同下)

第八場

(陳友仁四龍套過場下)

第九場

(朱文遜花雲兩邊上)

花雲 (白)千歲！你保得好家眷哪！

朱文遜 (白)事到如今，瞞怨小王，也是枉然。

花雲 (白)待爲臣保定千歲，殺出重圍，再作道理。

(陳友仁上起打，陳敗下；朱文遜花雲追下)

第十場

(四上手引陳友仁上花雲暗上立桌上觀陣)

(朱文遜上起打，落坑被擒介)

陳友仁 (白) 絆馬繩伺候！

(花雲上起打，跌馬扔槍被擒介)

(四上手押花雲朱文遜下，陳友仁隨下)

花安 (下桌介白) 哎呀且住！看千歲與我家爹爹，俱已被擒；待我報與母親知道便了。(下)

第十一場

(鄒夫人花孫氏同上)

鄒夫人 (白) 眼跳心驚，

花孫氏 (白) 坐臥不寧。

(花安上)

花安 (白) 哎呀母親！大事不好了！

鄒夫人 (同白) 何事驚慌？

花安 (白) 千歲與爹爹俱被北漢王擒了去了！

鄒夫人 (哭介) 喂呀！(唱西皮搖板) 聽一言來心內驚，倒叫三魂少二魂。回頭便把花安

叫，快去賊營探分明。

花安（白）住了哇！我想這太平年間，你是我的母親，我是你的義子。如今這樣荒亂年間，誰是誰的母親，誰是誰的兒子！我要投降北漢王去了。（下）

鄧夫人（白）好奴才！（唱搖板）一見奴才變了心，不由奴家痛傷情。懷中姣兒付與你，（付花孫氏介）這是花家後代根。我今只得尋自盡，不由一死命歸陰。（投水死介）
花孫氏（哭介）喂呀！（唱西皮搖板）一見夫人尋自盡，倒叫奴家淚雙淋，懷抱姣兒自思忖，忽然一計上在心，假裝瘋魔改扮定。（裝扮瘋魔狀介）（三笑介）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唱搖板）去到法場走一程。（下）

第十二場

（二刀手押朱文遜上）

朱文遜（唱搖板）不幸入了虎穴境。誰知今日被賊擒。眼望金陵淚難忍，要想逃生萬不能。（同下）

第十三場

花雲（唱西皮倒板）嘆英雄失勢入羅網。

(二刀手押花雲上)

花雲 (唱原板) 大將難免陣頭亡。我主爺洪福齊天降。劉伯溫(註八)策劃也平常。早知道采石磯被賊搶。早就該差能將前來抵防。將身兒來在大街上

花孫氏 (內笑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花雲 (唱搖板) 那旁來了瘋婆娘。

(花孫氏上)

花孫氏 (唱西皮快板) 急急忙忙往前奔，街上綁定一將軍。認得他是奴夫主，好似剛刀刺在心。不顧生死往前認。

花雲 (唱搖板) 這一足踏你地埃塵！你是誰家瘋婆女？(轉快板) 懷中抱定小姣生，分明認得孫氏女，假扮瘋魔見夫君。你若念在夫妻義，去到金陵搬救兵，你若不念夫妻義，千萬莫丟小姣生，使個眼色快逃走。

花孫氏 (唱搖板) 捨死忘生奔金陵。(假笑介)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下)

花雲 (唱搖板) 大街上走的孫氏(哭頭)女，我的妻呀！(搖板) 夫妻相逢萬不能。

(二刀手押下)

第十四場

(吹打四龍套引陳友諒丑軍師同上坐帳介。陳友仁單上)

陳友仁 (白) 啓稟兄王，小弟擒來二將。

陳友諒 (白) 押上來！

(二刀手押朱文遜花雲上)

朱文遜 (唱搖板) 龍游沙灘遭蝦戲。

花雲 (接唱) 虎落平陽怎脫逃。

朱文遜 (白) 啊卿家！此番進得帳去，叫罵的是，還是哀求的是？

花雲 (白) 自然是叫罵的是呀！

朱文遜 (白) 還是哀求的是。

花雲 (白) 哎！千歲呀！(唱流水) 千歲爺休說懦弱話，非是爲臣把君壓。爲人生在三光下，生死二字何懼他。進得帳，把賊罵；拚却一死染黃沙。縱然將你我的頭割下，落一個罵賊的名兒揚天涯。

朱文遜 (唱搖板) 卿家說話如酒醉，禍到臨頭逞什麼威。進得帳去雙膝跪。(同進介)(朱跪介花站介)再與皇伯把話回。

花雲 (看介白) 懦弱無剛啊！

陳友諒 (唱西皮快板) 戰鼓兒不住咚咚催，擒來二賊得勝回；一個站來一個跪，跪的是何

人站的是誰？

朱文遜（唱搖板）跪的是皇姪朱文遜。

花雲（接唱）站的是你老爺將花雲。

陳友諒（白）你既是皇姪朱文遜，但不知你叔王待你如何？

朱文遜（白）待我恩重如山。

陳友諒（白）既然恩重如山，爲何願降；似這樣忘恩負義貪生怕死之徒，要你何用！來！推出斬了！

朱文遜（嘆介）唉！卿家呀……

（二刀手押朱文遜下花雲隨出望介擊鼓介二刀手持頭復上介花雲搶頭介）

花雲（白）哎呀！（跪介）（唱西皮搖板）嘩喇喇大砲一聲響。血淋淋人頭滾一旁。先前怎樣對你講，一心要降北漢王。奸賊那有容人量，頃刻之間刀下亡。忙將人頭搭進帳。（進介拋頭二刀手接住介）（接唱快板）開言大罵北漢王（註九）。既是興兵來打仗，就該上陣動刀槍。暗地設下天羅網。你是個人面獸心腸。

陣友諒（笑介）哈哈！（唱西皮搖板）下得位來把話講，孤王順說他投降。（白）啊！花將軍！

花雲（白）北漢王！

陳友諒 (白)花雲！

花雲 (白)陳友諒！

陳友諒 (白)孤家也不計較於你。想你主乃是一個放牛牧童，出身微賤。孤家乃是兩榜進士出身。你若歸順孤家，少不得封侯之位。若是執意不降，一刀將你殺死，家中還有妻兒老小，依靠何人！你要再思呀再想！

花雲 (思介)哦！(唱流水板)賊友諒下位好言講，背轉身來自思量，我若是降了賊友諒，從此罵名天下揚；我若是不降賊友諒，頃刻之間刀下亡。罷罷罷屈膝跪寶帳。

陳友諒 (白)是啊！還是降順的好。

花雲 (欲跪忽止介白)噯！(唱搖板)老爺願死不願降。

陳友仁 (白)來！推出斬了！

(二刀手應介押花雲下)

軍師 (白)刀下留人。

陳友諒 (白)啊！花將軍！少不得封侯之位呀！噯！花雲那裏去了？

陳友仁 (白)因他辱罵兄王，將他推出問斬。

陳友諒 (白)噯！他辱罵孤家，與你什麼相干？

軍師（白）爲臣還保得他在。

陳友諒（白）只是他執意不降，如何是好？

軍師（白）啓稟大王：有道是大將不怕殺，只怕嚇（音吓）。法場之上，立一高竿，將花雲綁在高竿之上，用弓箭來射，只可開弓，不可放箭；一嚇他就投降了！

陳友諒（白）此計甚好。來！打道法場。（下）

（衆隨下）

第十五場

花雲（內唱西皮倒板）蓋世英雄遭毒手。

（四刀手押花雲上）

花雲（唱快板）大將難免喪荒丘，邁步且把法場走。（四刀手綁花雲於高竿介）（唱搖板）爲國捐軀美名留。

（四龍套引軍師陳友仁陳友諒同上）

陳友諒（唱西皮搖板）催馬來在法場口。（快板）叫聲將軍聽根由：你若今日把孤投，定然拜將與封侯。

花雲（白）呸！（唱快板）說什麼拜將與封侯，某家言來聽從頭。要我歸降怎能夠，除非

長江水倒流。

陳友諒（唱快板）將軍不必逞剛強，孤王言來聽端詳，你若真心來歸降，封你一字並肩王。

花雲（白）呸！（唱快板）說什麼一字並肩王，背主求榮非忠良。若要某家來歸降，除非是紅日出西方。

陳友諒（白）呸！（唱搖板）好心好意勸他降，惡言惡語把孤傷；衆將齊把雕翎放！

（花雲奪刀，殺死二刀手，下高台起打。衆敗下，花追下）

第十六場

（四弓箭手引陳友仁上）

陳友仁（白）弓箭伺候！

（花雲上中箭敗下衆追下）

第十七場

（花雲負箭上）

花雲（白）殺敗了啊！殺敗了！指望殺出重圍，去往金陵，搬兵求救，不想那賊亂箭齊

發，大諒我命休矣！

（陳友仁上花殺仁介）

花雲（叫頭）聖上啊！我主！恕爲臣身帶重傷，不能保全江山社稷了！

（牌子跪拜介拔箭介兩望介拾刀介）

花雲（白）罷！（自刎死立而不倒介）

（四龍套軍師陳友諒上）

陳友諒（白）花雲已死，可稱忠勇雙全，受孤一拜。（拜介花雲暗下）衆將官！歇兵三日，

兵發金陵！

（陳友諒下衆隨下）

【註釋】

（註一）采石磯 采石磯一名采石山，又名午渚山。在安徽當塗縣西北二十里。突入江中，形勢雄壯。西接烏江，北連金陵。歷代爲濱江要隘，兵家必爭之地。

（註二）花雲 元末懷遠人。貌偉而黑，驍勇絕倫。從明太祖爲將，攻城略地，所至輒克。太祖立行樞密院於太平，擢雲院判。陳友諒以舟師來寇，雲與元帥朱文遜迎戰。城陷被執，抗罵不屈，被縛於船檣，發射而死。年三十九。

（註三）陳友諒 元末泗陽人。漁家子。本謝氏。祖贅於陳，因從其姓。初爲縣小吏。徐壽輝兵起，友諒依其將倪文俊麾下。已而乘機殺文俊，併其軍。東拔太平。尋殺壽輝，稱帝於采石磯，國號漢。後與明太祖戰於鄱

陽湖，兵敗，中流矢死。

〔註四〕太平，府名。宋爲州。元升爲路。明改爲府。其舊府治在今安徽當塗縣。

〔註五〕陳友仁，友諒弟。號五王。眇一目，有勇略。戰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燒死。

〔註六〕朱文遜，明太祖義子。

〔註七〕金陵，即今南京。時爲明太祖屯駐處。

〔註八〕劉伯溫，名基。明青田人。元末進士。明太祖聘至金陵，建禮賢館處之。佐太祖滅陳友諒，執張士誠，降方國珍。北伐中原，遂成帝業。授太史令。累遷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基博通經史，尤精象緯之學。

〔註九〕漢王，陳友諒挾徐壽輝居江州，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事在攻太平之前。

三 修改經過

此劇於朱文遜，誣忠爲奸；於花安，捏無作有；殊屬不當。前者若改，勢須全劇改觀；姑仍其舊。

朱文信當爲朱文遜之訛，正之。陳友傑疑爲陳友仁之訛，正之。據明史，友諒弟兄五人，長友富，次友直，又次友諒，又次友仁友貴；並無友傑其人。友仁眇一目，有勇略，後戰死於鄱陽湖，此殆近之。花夫人改邵夫人。花妻邵，見於明史，應爲標出，以彰義烈。

劇詞矛盾荒唐，訛謬欠通之處特多，均加整理。例如：

第一場花雲披掛時與夫人合念下場對「青龍背上屯軍馬，白虎當頭休紮營。」事屬迷

信，故改。

十三場花雲唱「嘆英雄失智入羅網」，「失智」改「失勢」。「劉伯溫八卦也平常」，「八卦」改「策劃」。

十五場花雲唱「蓋世英雄遭毒手。烏怕驚弓魚怕鈎。將身來在高竿口，這也是我衛國忠良的下場頭。」不合忠臣口吻，因改作。下面對唱數段，原詞多不妥，均重加修正。

十七場，花雲自刎後，立屍不倒。此爲不可能之事，但似無須深求，舞台上仍可如此做。惟友諒白「花雲一死，屍身不倒，可稱忠勇雙全，受孤一拜。」一語，殊有語病；而強調屍身不倒之意，亦屬不必。「屍身不倒」四字刪。

其他修訂之處甚多，不及備述。

修訂此劇，以下列各本爲參考：（一）上海羅漢出版社譚派秘本戰太平。（二）上海中央書局京調大本。（三）大東書局戲考本。（四）漢劇太平廠。

雙獅圖

一 引言

唐武則天時，平遼王薛仁貴之孫薛剛，酒後闖禍，爲權奸張泰讒劾，蒲門抄斬。剛逃走，佔據寒山，屯糧招兵，圖謀報仇。

薛家世交徐策，不忍忠良絕後，乃於行刑日，暗將己子金斗，換去薛猛（薛剛之兄）之子薛蛟，更名徐忠，以存薛嗣。

光陰荏苒，徐策育蛟已十餘年。一日，策赴早朝，蛟與書僮至府外舉石獅遊嬉。適策回府，見石獅移動，詰書僮，知蛟所爲，嘆其膂力過人，堪爲薛氏復仇；乃懸薛氏被難圖，喚蛟同祭。蛟觀圖，莫明其故。策爲陳說薛氏被害始末，蛟始恍然，大痛之餘，矢志報仇。策卽修書，囑其赴寒山晤薛剛。叔姪協力起兵，共誅權奸，以清君側。

此劇無史實可考。按小說薛剛反唐，換子者乃李敬猷，於天牢內，將己子考恩，換猛子薛蛟，並非徐策。其時張天左張天右深得武則天寵幸，屢次謀害薛家，並無張泰其人。說部中亦無舉獅觀畫諸節。

此劇顯示政治黑暗，暗寫武則天信寵奸小。薛剛雖罪在不赦，然薛氏歷代忠良，竟殺

死其全家三百餘口，實覺太慘。因而無辜被戮，忠義傷心，真能爲整個國家着想之人，應不如是。

徐策爲朋友，爲道義，不惜捨己子而存人嗣，此種偉大精神，的確值得後人稱道。

二本劇

劇中人

徐策 (外)

薛蛟 (小生)

書僮 (丑)

家院 (末)

第一場

(薛蛟上)

薛蛟 (引)幼習兵機，論韜略，蓋世無敵。(詩)廿羅(註一)十一，元霸(註二)青年，男兒志量，英勇當先。(白)小生徐忠，我父徐策，官拜唐室首相，今日上朝未歸，是我心中煩悶，不免喚出書僮，想個方法玩耍。書僮那裡？

(書僮上)

書僮 (白) 呀哈，忽聽叫書僮，兩腿走如風，人人俱怕我，我怕大相公，參見大相公。

薛蛟 (白) 罷了。

書僮 (白) 喚我出來，不知有何屁放？

薛蛟 (白) 啊！有何話講。

書僮 (白) 有何話講？

薛蛟 (白) 是我心中煩悶，喚你出來，想個方法玩耍玩耍。

書僮 (白) 玩耍，玩耍，好，我們撒尿和泥。

薛蛟 (白) 不好。

書僮 (白) 不好，我們放屁崩坑。

薛蛟 (白) 嘿！越發的不好了。

書僮 (白) 那我就沒有了。

薛蛟 (白) 你我到府門外玩耍玩耍。

書僮 (白) 相爺回來何人擔戴？

薛蛟 (白) 有我擔戴。

書僮 (白) 有你擔戴，我可就不怕啦。

薛蛟（白）如此，書僮帶路。

書僮（白）是。

薛蛟（唱二黃慢板）每日裡坐書齋心中煩悶，大丈夫必須要立志成名。叫書僮你與我忙把路引，又只見玉石獅擺列府門。

書僮（白）你看這府門外眼亮不眼亮？

薛蛟（白）倒也眼亮。我來問你，這對獅子從何而來？

書僮（白）這可是小孩子沒有娘，提起來話長啦。這是外國進貢來的，因為咱們相爺有功於國，可就賜給咱們相爺啦。

薛蛟（白）但不知重有多少？

書僮（白）你問那一個？

薛蛟（白）這一個。

書僮（白）這一個五百斤。

薛蛟（白）那一個呢？

書僮（白）那一個五百斤零四兩。

薛蛟（白）怎麼多出四兩來了？

書僮（白）你沒看見還多出一個小獅子嗎！

薛蛟（白）取笑了。我見這對獅子，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書僮（白）那輩古人？

薛蛟（白）想當年臨潼鬥寶，伍子胥（註三）力舉千斤。你我爲何不學他一學。

書僮（白）那得有試官，那得有舉子。

薛蛟（白）如此我作試官，你作舉子，我來傳令。

書僮（白）好吧。

薛蛟（白）嚀，下面聽者，府門以外有玉石獅子一對，重有千斤。有人將他舉起，高官得做；駿馬任騎。

書僮（白）咱領法旨！（舉獅不動介）回大相公的話，他舉我不動。

薛蛟（白）敢是你舉他不動嗎？

書僮（白）對啦，對啦。

薛蛟（白）如此你作試官，我作舉子，你來傳令。

書僮（白）好好。嚀，下面聽者，府門以外有玉石獅子一對，重有千斤，有人將他舉起，高官得作，駿駝任騎。

薛蛟（白）俺來也，（唱二黃搖板）憶昔當年伍子胥，臨潼會上顯奇能，徐忠要把古人比，（舉獅介）豪傑何日得成名。（三笑介，內鑼聲介）

書僮 (白)了不得啦，相爺回來啦。(薛蛟拿衣跑介同書僮下)

(徐策內白回府家院同上)

徐策 (上唱二黃原板)朝罷了聖主爺回府門，見獅子併一處所爲何情？(入內介白)家院，今日何人值日？

家院 (白)門官告假，書僮代管。

徐策 (白)喚書僮。

家院 (白)書僮走上。

書僮 (白)忽聽相爺喚，獅子犯了案。參見相爺。

徐策 (白)今日可是你的值日？

書僮 (白)正是。

徐策 (白)我來問你，府門以外玉石獅子一對，緣何併在一處？

書僮 (白)相爺有所不知，今早上起來相爺上朝去啦，是小子在府門外看見滿地灰土，是我拿了一把條帚，打掃府門，我東一條帚，西一條帚，可就把兩個獅子掃到一處去啦。

徐策 (白)怎麼？是你將牠併在一處的嘖？

書僮 (白)正是。

徐策（白）如此你與我仍分兩邊！

書僮（白）喳。（作爲難色介，向獅子作傾聽介）啓稟相爺，獅子牠說了話啦。

徐策（白）獅子還會講話麼？

書僮（白）牠說啦。獅子門前守衛，今日自由婚配，若要分爲南北，一定和你反對。

徐策（白）胡說，到底是何人將牠併在一處的呢？

書僮（白）回相爺話，獅子是我家大相公併在一處的。

徐策（白）是你家大相公將他併在一處的嗎？

書僮（白）正是。

徐策（白）喚他前來。

書僮（白）是，有請大相公。

薛蛟（上白）正在府外去閒逛，爹爹回來無興頭。

書僮（白）有興頭，無興頭，相爺問起那根由。

薛蛟（白）那根由？

書僮（白）獅子犯了案啦。相爺喚你呢。

薛蛟（白）你就說我不在書房。

書僮（白）好吧。（進介）回稟相爺，大相公說啦，他不在書房。

徐策（白）噫！不像話，快快喚他前來！

書僮（白）本來不像話嗎。大相公。

薛蛟（白）怎麼樣了？

書僮（白）不行，不行，你快點去吧！

薛蛟（白）我不敢前去。

書僮（白）沒關係，看我的眼色行事。（薛蛟書僮進介）

薛蛟（白）爹爹在上，孩兒拜揖。

徐策（白）罷了，一旁坐下。

薛蛟（白）謝坐。爹爹喚孩兒出來有何訓教？

徐策（白）兒啊。府門以外玉石獅子一對可是我兒將牠併在一處？

薛蛟（白）爹爹有所不知，孩兒今早獨坐書齋……（書僮以嘴作勢止之介）

家院（白）書僮扭嘴。

徐策（白）這做甚麼？

書僮（白）抽歪嘴瘋。

徐策（白）就該掌嘴。

書僮（以手擊腮介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啦。

徐策 (白)兒啊，往下講來。

薛蛟 (白)孩兒。獨坐書齋，心中煩悶，喚書……

(書僮又作搖手勢介)

家院 (白)書僮擺手。

徐策 (白)又做甚麼？

書僮 (白)抽鷄爪瘋。

徐策 (白)就該打手。

書僮 (白)不用打好啦。

徐策 (白)還不滾了下去？

書僮 (白)是。大相公我可管不了你啦！(下)

徐策 (白)兒啊慢慢講來。

薛蛟 (白)喚書僮去到府外玩耍，孩兒見那對獅子，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徐策 (白)那一輩古人？

薛蛟 (白)當年臨潼鬥寶，伍子胥力舉千斤之事。孩兒一時興起，將牠舉起。爹爹回來，分開不及，望求爹爹饒恕。

徐策 (白)當真是我兒併在一處的噴？

薛蛟 (白)正是。

徐策 (白)如此當着爲父，將牠仍分兩邊。

薛蛟 (白)孩兒遵命。(徐策夾白)兒要小心了！(唱二黃搖板)前堂領了爹爹命，要將獅子兩離分。二次用盡兩膀力，(脫衣舉獅介)爹爹面前顯才能。

徐策 (笑介唱二黃搖板)他父是英雄兒好漢，強將手下無弱兵。張泰賊是爾的對頭到，薛家又出報仇人。(白)(薛蛟穿衣介)兒啊，自從長大成入，還未曾拜過祖先，今日隨爲父去往祖先堂一祭。

薛蛟 (白)孩兒遵命。

徐策 (白)家院，打掃祖先堂，附耳上來。(家院下)兒啊，隨爲父的來呀。(笑介)

(徐策薛蛟同下)

書僮 (拿獅子介)這有什麼！(下)

第二場

(家院上牌子小開門打掃祖先堂掛圖介)

家院 (白)有請相爺。

(徐策薛蛟上)

徐策 (白)我兒向前拜過，要多拜上幾拜。(薛蛟拜介)

薛蛟 (觀畫介白)啊爹爹，想我家世代文職，為何懸掛這武將的真容？

徐策 (白)我兒有所不知，只因朝中有一家忠良，被奸臣陷害，全家問斬，爲父與他世代交好。念他乏嗣無後。故爾與他代祭祖先。

薛蛟 (白)原來如此。(觀畫介)啊爹爹，這頭一排，有員將官，頭戴白銀盔，身穿白鎧甲，跨下白龍戰馬，手持方天畫戟，威風凜凜，他是何人？

徐策 (白)此人姓薛名禮，字仁貴，乃山西絳州龍門縣人氏。保定唐主跨海征東，有十大汗馬功勞，聖上見喜，官封平遼王之位。

薛蛟 (白)平遼王之位？

徐策 (白)平遼王之位。

薛蛟 (觀畫介白)這第二排，有男女二人，身穿大紅，他是何人？

徐策 (白)此乃仁貴之子，丁山元帥，那旁樊氏夫人。夫妻二人，保定唐王，征西有功，到後來官封兩遼王之位。

薛蛟 (白)也封王位。(觀畫介)這第三排，也是男女二人，怎麼有尸無頭呢？

徐策 (白)此乃是丁山元帥之長子，名喚薛猛，那旁金刀馬氏夫人。夫妻二人鎮守洋河，威名浩大。被奸佞所害，斬首禁街。故爾有尸無頭。

薛蛟（觀畫介白）那旁有一黑漢，在此發笑，他是何人？

徐策（白）黑漢在那裏？黑漢在那裏？（起立看圖介）！哇！膽大黑漢！惹下滔天大禍，還敢在此發笑。好不氣……氣死我也。（坐介）

薛蛟（白）啊爹爹！提起黑漢爲何這等着惱？

徐策（白）我兒有所不知，那黑漢乃丁山元帥之三子，名喚薛剛，只因元宵佳節，大鬧花燈，驚崩聖駕，纔惹下這樣殺身大禍，叫爲父怎的不氣，怎的不惱！

薛蛟（白）如此說來，該惱該恨。（觀畫介）啊爹爹，那旁有一小孩子，不知身犯何罪，爲何腰劍三截？

徐策（白）小孩子在那裏？（看介哭介）兒呀……（看薛蛟忽又笑介）哈哈……

薛蛟（白）啊爹爹，爲何悲中帶喜？

徐策（白）非是爲父悲中帶喜，那小孩子雖然是腰劍三截，他還不會死呀。

薛蛟（白）爹爹，爲何說起歡話來了。

徐策（白）何謂歡話？

薛蛟（白）一個人腰劍三截，還未曾死，豈不是歡話？

徐策（白）我兒那裡知道，只因朝中有一家忠良，與他薛家世代交好，將他親生之子調換下來，故而此子他不會死呀。

薛蛟 (白)但不知此子今年多大年紀了？

徐策 (白)我兒站將起來。

薛蛟 (白)是。

徐策 (白)與我兒般長般大。

薛蛟 (白)噢！與孩兒般長般大，他可有什麼本領？

徐策 (白)若問他的本領嗎，他他他能力舉千斤。

薛蛟 (白)怎麼？他他他能力舉千斤。

徐策 (白)力舉千斤。

薛蛟 (笑介白)此子既有偌大本領，爲何不與他父母報仇？

徐策 (白)有道是單絲不成線，孤木不成林。

薛蛟 (白)啊爹爹，方纔言過，與他家世代交好，何不將他喚進府來，孩兒也好助他報仇。

徐策 (白)呀呀呀！兒自己的冤仇尚未得報，還要替人家報的甚麼冤仇？

薛蛟 (叫頭)爹爹呀！孩兒前堂有父，後堂有母，慢說無有冤仇，縱有冤仇，對孩兒說明，即刻就報。

徐策 (白)你道你前堂有父？

薛蛟 (白)有父。

徐策 (白)後堂有母？

薛蛟 (白)有母。

徐策 (白)慢說無有冤仇，縱有冤仇，對兒說明，即刻就報，可惜兒不是我的親……

薛蛟 (白)親甚麼？親甚麼？

徐策 (白)兒呀！爲父下得朝來，吃了幾杯水酒，言語顛倒，我兒快到南學 (註四) 攻書去吧。

薛蛟 (白)哎呀爹爹呀！今不將此事說明，孩兒就跪，跪，跪死堂前。(跪走介)

徐策 (唱二黃倒板)未開言不由人珠淚滾滾，(叫頭)徐忠，我兒，兒啊！(回龍)待爲父細說那已往的原因，我的兒啊。

薛蛟 (夾白)這頭一排？

徐策 (唱二黃原板)頭一排兒曾祖薛仁貴 (註五) 跨海征東立下功勳。

薛蛟 (夾白)第二排？

徐策 (唱二黃原板)第二排兒祖父丁山元帥，樊江關收下了樊氏夫人。

薛蛟 (夾白)雙尸無頭呢？

徐策 (唱二黃原板)雙尸無頭是兒的親父母，親父母我的兒呀，(薛蛟拜介)他夫妻雙雙

問典刑。

薛蛟（白）那黑漢呢？

徐策（唱二黃原板）那黑漢是兒的三叔父，都只爲進都城逛花燈，吃醉了酒打傷人，連累了舉家滿門三百餘口，俱喪殘生是一個起禍的根。

薛蛟（白）腰劍三截的小孩子呢？

徐策（唱二黃原板）腰劍三截是我親生之子，調換你，我的兒呀。

薛蛟（白）仇人是那一個？

徐策（唱二黃搖板）張泰賊是兒的對頭人。

薛蛟（白）哎呀（唱二黃搖板）聽一言來纔知情，不由豪傑動無名，手持寶劍出府門，

（拿劍介）

徐策（白）那裏去？

薛蛟（唱二黃搖板）要殺張泰把冤伸。

徐策（白）兒呀，有道是單絲不成線，孤木不成林吶。

薛蛟（白）難道就罷了不成麼？

徐策（白）無妨事，現在兒的三叔父，在寒山（註六）招兵聚將，爲父修書一封，我兒去到那裡搬兵報仇。

薛蛟（白）如此爹爹修書信。

徐策（白）我兒換衣巾，（薛蛟下）家院濃墨。（唱二黃碰板）說明了十七載的冤仇恨，血

海冤仇要報清。老徐策在這祖先堂前修書信，打發蛟兒早早登程。（二黃原板）我未曾提筆把首頓，拜上了寒山三將軍，想當年你居家遭不幸，換子的事兒有誰知聞，腰劍三截金斗的性命，撫養了薛蛟兒一十七春。到如今長大成人有本領，力舉千斤有才能。因此上老夫修書信，裡應外合滅仇人。一封書信忙修定，（薛蛟上）（授書介唱二黃搖板）要爾叔父早發兵。

薛蛟（唱二黃搖板）用手接過一封信，去到寒山搬大兵，辭別爹爹足踏鐙。

徐策（白）轉來。

薛蛟（唱二黃搖板）爹爹有語對兒云。

徐策（白）哎呀兒呀，你今此去搬兵，不定三年五載，纔得回來，你來看，爲父年邁，猶如風前之燈，瓦上之霜，不知能活幾載。等我二老百年之後，兒要買些紙錢，去到坟前燒化，也不枉我二老扶養我兒一場啊！

薛蛟（白）如此說來，孩兒就不去了。

徐策（白）爲何不去？

薛蛟（白）待等二老百年之後，再報此仇也還不遲。

徐策 (白)爲父的嘆……雖然年邁，到還康健，我兒祇管前去。

薛蛟 (白)孩兒不去。

徐策 (白)當真不去？

薛蛟 (白)當真不去。

徐策 (白)果然不去？

薛蛟 (白)果然不去。

徐策 (白)如此爲父就要打！

薛蛟 (白)打死孩兒也是不去的了。

徐策 (白)哎呀徐策啊徐策。你好無來由，放着自己親生的兒子，不來撫養，抱來別家之子，就是這樣的倔强，眼前若有我那金斗在，他是焉敢如此。哎，金斗，我那親生的兒啊！

薛蛟 (白)爹爹不必如此，孩兒前去就是。

徐策 (白)快快上馬去吧。

薛蛟 (白)遵命。(上馬介，叫頭)爹爹！

徐策 (叫頭)徐忠！

薛蛟 (叫頭)我父！

徐策（叫頭）蚊兒！

薛蛟（叫頭）爹爹呀！

徐策（叫頭）兒呀！

薛蛟（白）罷！（下）

徐策（叫頭）徐忠！我兒！（哭頭）兒……我的兒呀！（唱二簧搖板）見姣兒上了馬能行，好似開弓放雕翎，悲悲切切後堂進，見了夫人說分明。（白）哎！兒啊……（下）

【註釋】

（註一）甘羅 戰國秦下蔡人，年十二，事丞相呂不韋；使於趙，趙王郊迎，割五城事秦；秦封爲上卿。

（註二）元朔 隋唐演義謂李淵之幼子元朔，爲隋唐第一好漢，故薛蛟以此自況。

（註三）伍子胥 春秋楚人，名員，父奢，兄尚，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佐吳王闔廬伐楚，五戰而入楚都郢，時

平王已卒，子胥掘墓鞭尸，以報父兄之仇。闔廬伐越，傷指卒，子夫差立，伐越大破之，越王勾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其後屢請謀越亦不納，太宰嚭得越賄，諷之，夫差賜子胥壓鑊之劍，乃自剄死，

（註四）南學 宋書何尚之傳：「尚之爲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晏，黃回，潁

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廷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

（註五）薛仁貴 唐龍門人，少貧賤，太宗時應募征遼東，著白衣，腰兩弓，持戟呼而馳，所向披靡，敵兵二十萬皆奔潰，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時屢破高麗，契丹，突厥，拔扶餘等四十餘城，封平陽郡公，爲鐵勒道總管時，九姓十萬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虜氣懾服，遂降，卒年七十。

（註六）塞山 山名。在江蘇省銅山縣東南，

三 修改經過

此劇參考戲典戲考各家唱片辭及各家抄本，全劇的意識，結構，辭句，尚稱完美，雖較簡短，然而唱作兼備，實爲老生小生之重頭戲，時下人才缺乏，串演此劇者絕少，至成冷門戲，其中精粹，已漸消失，茲將修改情形，略述於後：

第一場薛蛟與書僮府外遊玩，因小生人材的缺乏，有時竟由旦角兼演，或因嗓子太壞，故祇唱兩句搖板「書僮與爺把路引，祇見石獅列府門」，實應唱四句慢板，今已補足。

第一場書僮白「獅子門前守衛，今日自由婚配，若要分爲南北，一定和你反對」，舊詞有的用「獅子分雌雄，每日列東西，今日併一處，分開萬不能。」演者可隨意採選。

第二場徐策大段原板的後段，「舉家大小三百餘口，一刀一個」，有的於一刀一個後，再唱「一個一刀」，俱無多大意義，今皆已取銷。

徐策修書的碰板轉原板，各名家唱詞各殊，有用痛罵口語者，「我未曾提筆淚難忍，罵一聲薛剛不孝的畜生，自幼兒出娘胎枉立人境，吃醉酒闖下禍連累滿門……」，求人搬兵相助，而竟痛罵，殊不近情理，故此段以表明薛蛟何以不死，及相投之原因，適可而止。

薛蛟上馬後，有多唱兩句搖板者，「二次施禮出府門，去到寒山搬救兵」，今減略之，因多此兩句，覺情節鬆懈，減去反更緊湊也。

此劇亦名舉鼎觀畫，乃照伍子胥的臨潼舉鼎，可是此劇舉的實在是雙獅，故以雙獅圖爲妥當。

木蘭從軍

一 引言

魏時突厥作亂，勢甚猖獗，時有退伍軍人花弧，年已花甲，久病不愈，女木蘭，調護湯藥，病已好轉，朝廷以邊防吃緊，國遭侵辱，乃頒令徵集民丁，抗禦外侮，花弧之名亦列軍籍。

木蘭當戶紡織，因憂老父年邁力衰，恐難臨陣殺敵，弟木棣年幼，無法從軍，故時常感嘆，其姊不明真象，反以言語譏笑，木蘭早存代父從軍之心，對其姊之冷諷熱刺，毫不介意。

軍書驟至，同鄉徵丁，皆欣然馳赴軍站，花弧已接徵召通告，本想即到邊防殺敵報國，無奈爲病所累，難遂壯志，而又不願違背朝廷徵兵之法令，正躊躇間，忽木蘭挺身而出，聲言願代父從軍，父母以其少女，恐軍行不便，百般勸阻，木蘭婉言請求，並稱男女同有衛國之責，並無輕重，歷代女子領兵殺敵，亦大有人在，父母爲其至誠所感，祇得允諾，木蘭遂改易男裝，儼然一武士，乃於悲歡情緒下，離別父母姊弟，作萬里長征。

十二載兵間生活，木蘭屢建戎功，迭受陞擢，獲列將領，歷盡艱險，終將突厥平定，

國家太平，壯士重返田園，家人團聚，安享家庭之樂。

木蘭歸見天子，天子嘉其衛國功高，欽賜尚書郎，木蘭天職已盡，夙願已酬，不貪封贈，願借明駝回鄉。

花弧夫婦，望女之眼欲穿，及木蘭歸，閤家歡慶，同伴亦來恭賀，始驚訝十二載同行之花將軍，乃一嬌柔女子也，衆皆歎服，自愧堂堂男兒尚不如一女子，而此一代之巾幗英雄，芳名永留人世矣。

木蘭以一女子，得全忠孝，易男裝代父從軍，建功絕塞，歷十二年，其艱難困苦，奇人奇事，實可爲今世之借鏡，而爲女子之楷範，且可激勵男子，遵服法令，踴躍從軍。

木蘭從軍之事，史無明徵，僅見於古樂府中之木蘭詩，亦不知作者何人，後人以唐韋元甫有擬木蘭詩續，遂以此篇爲韋作，韋爲中唐人，少陵草堂篇後半，似全用木蘭詩章法，其非韋作可知，歸愚老人斷爲梁人之作，不知何據，至木蘭爲何代人，尤不可知，劉宗何承天姓苑，曾言木蘭任城人，唐李冗獨異誌，又言木蘭姓花，商邱人，宋紹興時，程大昌著演繁露，乃據可汗大點兵之語，以爲隋唐人，然就其詩，曰燕山，燕然山也，曰「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漢家受凱褒功之典禮也，又疑爲東漢時人，因年代久遠，難以考據，劇中稱突厥作亂，乃魏事也，然劇作係依據木蘭詩，出自何代，似可無庸深辯。

按此劇之編作，全依木蘭詩，劇詞中亦多引用詩句，今附錄於後：

「唧唧復唧唧（一作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一作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一作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一作賜物）百千疆，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一作欲與木蘭賞，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戶理雲鬢，掛（一作對）鏡帖花黃，出門看伙伴，伙伴皆（一作始）驚忙，同行十二載，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一作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二本 劇

劇中人

花木蘭

〔旦〕

花木蕙 [旦]

花弧 [末]

花母 [老旦]

花木棣 [娃娃生] (花木蘭從軍回家後改小生飾之)

魏王 [小生]

賀廷玉 [生]

四將 [武生] (張英、李駿、趙傑、陳驤)

番王 [淨]

哈將 [武淨]

番將 [武淨]

番兵 [武行]

四投軍人 [丑丑]

[淨末]

中軍 [末]

探子 [丑]

八龍套

第一場

(張英李駿趙傑陳驥上)

張英 (念詩) 一片丹心報聖朝，

李駿 (念詩) 那辭風露與辛勞；

趙傑 (念詩) 男兒欲掛封侯印，

陳驥 (念詩) 百戰歸來血染刀。

同 (白) 俺

張英 (白) 張英。

李駿 (白) 李駿。

趙傑 (白) 趙傑。

陳驥 (白) 陳驥。

張英 (白) 衆位將軍請了。

李駿 (白) 請了。

張英 (白) 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李駿 (白) 請。

(四龍套二差官引賀廷玉上)

賀廷玉（點絳）殺氣冲霄，兒郎虎豹，軍威豪，地動山搖，要把狼烟掃。

張李趙陳（白）參見元帥。

賀廷玉（白）衆位將軍少禮，站立兩廂。（念詩）雄兵十萬統貔貅，大將威名震九州；帳下軍人齊奮武，憑他強敵也低頭。（白）本帥賀廷玉，魏主駕前爲臣。祇因突厥（註一）作亂，搔擾邊疆，聖上命我掛印爲帥，四路徵兵前去征討。差官聽令！

差官（白）在。

賀廷玉（白）此乃軍籍名冊一本，分路按名去傳，前敵聽點，不得有誤。

差官（白）得令。（下）

賀廷玉（白）起兵前敵去者！

（四龍套四將賀廷玉同下）

第二場

花木蘭（內白）走啊！（上唱西皮搖板）巾幗（註二）鬚眉從古少，報國有心紆勤勞。（白）奴家花木蘭。數日侍奉老父湯藥，未到機房。今日老父病愈，不免前去紡織一番便了。（接唱）這些日侍嚴親機房未到，今日裏抽閒暇去走一遭。（白）幾日未來，塵土已滿（收拾介）哎！老父病體雖然痊愈，只是聞得突厥作亂，朝廷派兵前去征

討。老父的名姓也在軍籍，倘若被傳，年老多病如何去得？思想起來，好不愛悶人也！（唱西皮原板）我的父氣力衰年老多病，偏見那各軍書盡有爺名。倘若是軍書到將父傳定，我只得市鞍馬替父從軍。

（花木蕙上）

花木蕙

（唱西皮搖板）終日雲窗將線引，閒尋愛妹去談心。（白）妹妹。

花木蘭

（白）姐姐請坐。

花木蕙

（白）有坐。啊，妹妹，為何一人在此歎息？

花木蘭

（白）未曾歎息。

花木蕙

（白）姐姐才在門外，未聽得紡織聲音，只聞得咳聲歎氣，怎說沒有？莫非妹妹有什麼心事在懷，可告知姐姐，好替你作主。常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本來妹妹歲數已經不小啦！

花木蘭

（白）啊！妹妹雖大，還大的過姐姐不成嗎？

花木蕙

（白）不然，一個女兒家，咳聲歎氣，爲了何事？

花木蘭

（白）這樣說來，女兒家咳聲歎氣，都是爲了此事不成？姐姐偶然也有咳聲歎氣之時，想來也是爲此。

花木蕙

（白）到底爲了何事？

花木蘭 (白) 咳！姐姐有所不知。只因妹妹聽說突厥作亂，朝廷下詔徵兵。老父名姓也在

軍籍，倘若被傳，老父年老病多，何以長征？故爾一人在此歎息。

花木蕙 (白) 妹妹所慮，果然不錯。咳！這便怎麼處？

花木蘭 (白) 姐姐也咳聲歎氣起來了。姐姐不必着急，我已想得妙計在此。

花木蕙 (白) 妹妹有何妙計？

花木蘭 (白) 此時不必說明，彼時我自有辦法。

花木蕙 (白) 父親這樣大事，妹妹總是笑嘻嘻，是何道理？

(白) 小妹不說，姐姐倒說我有別的心思；如今說明，你又愁的這般模樣。這點小事，妹妹一人自能辦到，何勞姐姐擔憂。(內喚「女兒」介) 母親呼喚，我們一同前去。

花木蕙 (白) 正是，人生禍福原無定。

花木蘭 (白) 有時兒女也英雄。

(木蕙木蘭同下)

第三場

(花弧上)

花弧 (引) 早歲從戎，昇平樂，釋甲歸農。(白) 在下花弧，乃陝西延安府人氏。當年曾歷行伍。自從歸田之後，就在這尚義村居住。妻房安氏，所生一男二女。一門和

睦，家庭倒也樂趣。前幾日病了一場，幸得妻兒們調護，漸漸復原，如今是不妨事的了。正是，有子萬事足，無病一身輕。

（花母上）

花母（引）相夫常對梁鴻（註三）案，教子曾遷孟母（註四）居。（白）老相公。

花弧（白）媽媽來了，請坐。

花母（白）老相公，近日病體纔得痊愈，還要格外保重的才是。

花弧（白）多謝媽媽。（左右看介）

花母（白）老相公，你看什麼？

花弧（白）女兒們爲何不見？

花母（白）想必在後院紡織，待我喚來。女兒們那裏？

花未蘭（內白）來了，（木蕙木蘭同上）

花木蕙（唱西皮搖板）老爹爹病初愈味難適口，

花木蘭（接唱）捧玉盤到堂上來獻珍饈。（註五）

花木蘭（白）爹爹母親。

花 弧 (白)兒啊，在房中做些什麼？

花木蘭 (白)女兒因為爹爹病體初愈，味難適口，因此纔到後山打了幾個飛禽。已將他烹調出來，請爹爹一嚐！

花 弧 (白)難得我兒孝心。媽媽你我同來一用。

花 母 (白)老相公請。

(擺酒介)(木蘭斟酒木蕙捧盤介)

花 弧 (白)請，(唱西皮原板)歎老軀偶得了一場大病，多虧了妻兒輩調護在心，這幾日纔覺得漸漸平穩，今日裏又不知何事來臨。

(趙通上)

趙 通 (白)爲人莫當差，當差不自在。我趙通，乃賀元帥帳下一名差官。奉了元帥之命，要招本地的百姓前去當兵。來此已是尚義村，待我來挨家去叫。(叩門介)呔，裏面有人麼？

花 弧 (白)外面有人叫門，待我看來。(開門介)原來是一位上差，到此何事？

趙 通 (白)花弧可在此居住？

花 弧 (白)正是小人的家下。

趙 通 (白)你認得字麼？

花 弧 (白)我還認得幾個。

趙 通 (白)軍人若是都認得字就好辦。你自己看罷！

花 弧 (看介)(白)今因北方突厥作亂，朝廷下詔徵兵，限定掛名軍籍之人，即日前敵聽點，不得有誤！

趙 通 (白)你明白了麼？

花 弧 (白)我明白了。

趙 通 (白)那麼趕快去罷！

花 弧 (白)是，上差請到裏面待茶。

趙 通 (白)不得工夫，我還要到別家走走。

(趙通下)

花 母 (白)老相公，外面來的是那一個？

花 弧 (白)是賀元帥帳下差官。

花 母 (白)到此作甚？

花 弧 (白)只因北方突厥作亂，朝廷下詔徵兵，媽媽你我又要遠別了。

花 母 (白)啊呀！嚇死我也！老相公偌大年紀，怎能打仗！這是萬萬去不得！

花 弧 (白)媽媽說那裏話來！如今突厥作亂，正是男兒報國之時，我雖上了幾歲年紀，

自問還能一戰，就是戰死沙場，也不愧爲好男兒的榜樣，何懼之有？

花木蘭

(白)且慢，聽爹爹之言果然不錯。但是爹爹病體尙未復原，況且北地天寒，一路登山涉水，祇怕病上加病；那時非但於國家無益，反於軍威有損，爹爹還要三思。

花 弧

(白)這個！依你之言，難道就抗命不去麼？

花木蘭

(白)女兒倒有一個兩全之計。

花 弧

(白)吾兒有何妙計？

花木蘭

(白)女兒素日跟着爹爹也曾學些兵法武藝。我想要改扮男裝，代替爹爹前去從軍。一來爲國出力，二來也不枉爹娘生我一場。

花 母

(白)噯！你是一個女孩兒家，那有當兵的道理？使不得。

花木蘭

(白)母親，我想爲國分憂，男女都是一樣。保衛國家要是全仗男兒，女子豈不都成廢物了？自古以來領兵殺賊的女子，也多得很呢！

花 母

(白)有那幾個？

花木蘭

(白)母親容稟，(唱二六)母親且慢阻兒行，女兒言來聽分明：吳宮美人(註六)常演陣，秦風(註七)女子號知兵，馮氏(註八)西羌(註九)威遠鎮，荀娘(註十)年幼也守過了危城。巾幗英雄古有證，願替老父去從軍。

花木蘭

(白)依姐姐之見，妹妹此去有些不大穩便。

花木蘭 (白) 怎麼不大穩便？

花木蕙 (白) 妹妹本一女子，單人獨騎，日與男子共事，倘被他人看出破綻，那還了得！不但妹妹被人恥笑，就連父母也免不得受人談論。故爾姐姐甚是替你擔憂，妹妹還要再思再想。

花木蘭 (白) 姐姐之言，固然有理，但此事妹已詳細籌劃，豈肯鹵莽從事，此去營中路上自會小心，豈能被人看出？姐姐但請放心。

花母 (白) 老相公，木蘭兒定要代你前去，你意如何？

花弧 (白) 既然她有此膽量，我倒不忍攔阻於她。好在我的軍裝尚在，你領她改裝去罷。

花母 (白) 隨我到後面改扮起來看看如何，再作計較。

(花母花木蘭花木蕙同下)

花弧 (笑介) 哈哈。(白) 正是，老邁力衰難出征，幸有虎女代從戎。(花弧下)

第四場

(四番兵呼哈么莫四番將引番王上扎椅角)(風入松挖門)

番王 (白) 巴圖魯，趨行者！(白) 孤北突厥吐利大可汗是也。世世漠北爲王，倒也逍遙

自在。祇是偏處一隅，不得逞志。今聞魏主無道，意欲趁此機會，奪取中原，故此領兵來到邊界。巴圖魯！

衆 (白)有。

番王 (白)起兵前往。

(番王衆人下)

第五場

(二丑淨末扮投軍人上)

淨 (白)衆位請了。

二丑末 (白)請了。

淨 (白)適才差官傳知我等軍前聽點，衆位的家事可曾安置？

甲丑 (白)家事倒沒甚麼，我就是不放心我的老婆。

衆人 (白)怎麼？

甲丑 (白)我老婆向來就不大正氣，我走了以後恐怕更要不正氣啦。

乙丑 (白)你這個人想不開，我不管這些。我在家的時候，我老婆就不老實，何況出門？該瞧不見的就得裝沒瞧見。常言道：眼不見心不煩，想你只有一個老婆，還

可以留神。像人家閨人一大群姨太太，要都像你這麼死心眼兒，那還管的過來？俗話說：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就這麼講。

末 (白)二位，你我國家都保不了，還管甚麼老婆。等我們打了勝仗，我們每人娶個外國老婆，你看好不好？

淨 (白)老哥，取笑了，我們還是打仗去。

(二丑淨末下)

第六場

(四龍套四將引賀廷玉上入帳坐介)

賀廷玉 (白)衆位將軍。

四將 (同白)元帥。

賀廷玉 (白)爾等可知賊兵有何動靜？

四將 (白)我等不知。

賀廷玉 (白)隨我上關瞭望一番便了。(唱西皮倒板)我領兵十餘年將士用命。(接唱西皮原板)爲國家秉忠心那得安寧。有本帥在馬上傳下一令，叫一聲衆將軍細聽詳情：講用兵與臨陣地勢要緊，必須要到關上細察分明。衆將軍在前面把路來引，

(上關介)上關來又只見四野煙塵。耳邊廂鼓角鳴連聲大震，(番王兵將過場下)
(接唱快板)又只見衆番賊人馬紛紜，觀賊營一隊隊刀槍齊整，觀賊營一處處盔甲鮮明。有本帥背地裏自思自忖，回頭來尊一聲衆位將軍，看此次賊營中人馬強勝，到軍前必須要各自留神。我暫且回大營布置安定，(下關介)明日裡再與他對陣交兵。

(賀廷玉兵將下)

第七場

(花弧上)

花弧 (唱西皮原板)歎老漢年衰邁又兼多病，缺少個大兒郎代父從軍。怎奈我朝廷中徵兵甚緊，木蘭兒他定要替父長征。她雖是女兒身英雄成性，此一去必定要建立功勛。(白)媽媽快來！

花母 (內白)來了。(上唱西皮搖板)女兒身日出入冰天雪境，此一去叫老身怎不掛心！

花弧 (白)木蘭兒裝扮完了沒有？

花母 (白)想必完了。

(木蕙木楝上)

花木蕙 (白)卸却釵環樣，宛然武士裝。爹爹母親。

花 弧 (白)你妹妹改裝完了沒有？

花木蕙 (白)改裝完了。啊，妹妹快出來吧。

花木蘭 (內唱西皮倒板)裝束才竟到前堂。

(花木蘭上唱西皮搖板)脫去了綉羅裙改換軍裝。想人生要有那英雄膽量，到陣前滅敵賊永固邊防。(註十二)(白)爹爹看我扮得可像？

花 弧 (白)扮得倒像，還要學學男子行走。

花木蘭 (走介)(白)走得可像？

花 弧 (白)走得倒像，只是聲音不像，還放心不下，現在好比我作元帥，你作先鋒，我們演來試試。

花木蘭 (白)元帥在上，末將花木蘭參見。

花 弧 (笑介)哈哈。(白)這才看不出是女子了。只是你往軍站報到，須用爲父姓名，木蘭二字不要提起！

花木蘭 (白)那是自然，啊呀，爹爹呀！軍情緊急，孩兒就此起身。爹娘在上，受孩兒一拜，(唱西皮搖板)此一去千萬里歸期難定，免不得兩淚淋漓叩別雙親。(叩介)

花 弧 (唱西皮搖板)難得你秉孝思慷慨忠憤。

花母（接唱）一路上冒風霜須要小心。

花弧（接唱）倘若是掃狼煙（註十二）殺敵致勝。

花母（接唱）切莫作封侯想（註十三），快轉門庭。

花木蘭（接唱）老爹娘金玉言敢不敬領，恕孩兒不孝罪難奉晨昏。回頭來我再把姐姐來請，小妹妹有一言要說分明（白）姐姐。

花木蕙（白）妹妹。

花木蘭（白）小妹妹此去，不知何日才得回來，堂上雙親，全仗姐姐替小妹多盡孝心。

花木蕙（白）那是自然，何勞妹妹囑付。妹妹此去，爲國殺敵，何等英雄，可惜姐姐無能，不得前去，實覺慚愧。

花木蘭（白）姐姐說那裏話來，在家盡孝，爲國盡忠，並無輕重之分，何勞掛齒！

花木棣（拉衣介）姐姐往那裏去？

花木蘭（白）弟弟，我去去就要回來的，弟弟好好在家念書，侍奉爹娘，不要使他二老生氣！以後父母面前，不要提起姐姐，免得堂上掛念！

花木棣（白）是。

花木蘭（白）爹娘保重，孩兒就此去也。

花母（白）待爲娘送你一程。

花木蘭 (白) 爹娘且請留步，倘被鄉鄰知道，反爲不美。

花母 (白) 如此吾兒一路須要小心。

花木蘭 (白) 孩兒遵命。趁此門外無人，孩兒就此去也。(唱搖板) 門兒外月輪高夜深人靜，爲老父那顧得萬里長征。

(花木蘭下)

花母 (白) 木蘭嬌兒，兒啊！

花弧 (白) 媽媽，你看木蘭兒興匆匆的去了，不愧爲女中豪傑，我心中倒也十分暢快。你們更不用悲傷，隨我來罷。

花母 (白) 老相公請。(閉門介)

(花弧花母木蕙木桃同下)

第八場

(四龍套四將引賀廷玉上)

賀廷玉 (詩) 軍事安排定，單聽報馬回。

(報子上)

報子 (詩) 忙將軍旅事，報與元帥知。(白) 探子與元帥叩頭。

賀廷玉 (白) 所報何事？

報子 (白) 番將前來攻營。

賀廷玉 (白) 再探。

報子 (白) 得令。

(報子下)

賀廷玉 衆將官迎敵去者。

(賀廷玉兵將當場會陣，番王兵將起打。賀廷玉兵將敗下)

第九場

(花木蘭上)

花木蘭 (唱新水令) 纔從西市買鞍韉，東市中買來坐戰。南市買韁轡，北市買長鞭。日色當天，急忙裡莫遲延。(白) 霜月壓長川，征人夜不眠；羽書(註十四)如火急，何日到軍前？俺花……(掩口兩望介) 花木蘭，自從辭別爹娘，前去從軍。一路行來風餐露宿，帶月披星，過了黃河，又渡黑水(註十五)，回首家鄉，已被白雲遮住。耳邊只聽河水聲喧，爹娘喚兒之聲是聽不見了。哎！想我花木蘭呵，(唱折桂令) 俺生小那識兜牟(註十六)裝束，居然錦帶吳鉤(註十七)，窄蠻靴欲蹴天嬌(註十八)，征程

未久，早到了黑水前頭。這一搭霜林紅繡，那半壁胡騎啾啾。俺雙親腸掛心憂，聽不見呼女音柔，俺此去呵！只索是衝鋒報國，不承望掛印封侯。（白）且住。行來行去，不知行了多少路程，這正是：千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朔風（註十九）傳金柝（註二十），寒光照鐵衣（註二十一），啊，前面又見一座關頭，俺急速前行便了。（接唱）又近函關頭，趨行向前莫停留。（趨馬介下）

第十場

（四投軍人上）

四投軍人（唱西皮搖板）走了一程又一程。

花木蘭（內白）衆位慢走。

四投軍人（接唱）忽聽背後有人聲。

（花木蘭上）

花木蘭（接唱）心急加鞭朝前進，見了衆位問分明。（白）列位壯士請了。

四投軍人（白）請了。

花木蘭（白）敢問是投軍的麼？

四投軍人（白）正是。

花木蘭 (白)在下也是投軍的，正好一路同行。

四投軍人 (白)如此甚好。敢問壯士尊姓大名？那裏人氏。

花木蘭 (白)在下姓花名弧，乃延安府尚義村人氏。

四投軍人 (白)原來是同鄉。

花木蘭 (白)失敬了。

末 (白)我等臨陣，還要彼此照應纔好。

花木蘭 (白)那是自然。此去離前敵不遠，你我急忙趕上前去。

淨 (白)請。

甲 丑 (白)不要忙，到了前敵，回頭就要打仗，不知是死是活哪：不如慢着點走，倒可以多活會兒。

花木蘭 (白)壯士此言差矣。

甲 丑 (白)怎麼差啦？

花木蘭 (白)此去與敵人交戰，立業建功，萬人瞻仰。就不幸戰死沙場，爲國捐軀，流芳千古，也不枉人生在世一場，何懼之有？(唱西皮搖板)倘若是沙場上一戰喪命，大丈夫落得個萬古流名。

甲 丑 (白)得啦！你還想着下半旗，議國葬哪！

乙 丑

(白)你真迷信。一個人要死啦，國無論怎麼強，名無論怎麼大，那對你還有什麼好處？所以我寧願守着我老婆孩子坐着倒放心，我也不願落那麼大名。

末

(白)你總忘不了你媳婦。

花木蘭

(白)壯士此言又不對了。

乙 丑

(白)怎麼又不對了。

花木蘭

(白)常言道：有國方得有家，人人奮勇殺敵。國家強盛，誰敢欺侮？就是不在一旁廝守，子子孫孫也得平安度日。倘若人人像壯士這等想法，不肯當兵打仗，那時敵人殺進國來，國破家亡，墳墓田園尚且不保，子子孫孫更不知那裏去了。

末

(白)是呀！那時候你老婆就被敵人搶了去啦。

花木蘭

(白)常言道：殺敵救國安天下，方是男兒大丈夫。

甲 丑

(白)看起來還是女子好。

花木蘭

(白)怎見得？

甲 丑

(白)你想苦事都讓我們男子作了，女子倒在家中享福。

花木蘭

(白)這女子麼，也不得一樣。

淨

(白)閒話少說，我們趕路要緊。

花木蘭

(白)請。(唱西皮搖板)大家催馬朝前奔，(內喊殺聲戰鼓聲)

四投軍人（接唱）耳邊又聽響連聲。（白）爲何喊殺連天？

花木蘭（白）想是我兵與敵人交戰，你我卽刻趕上，接殺一陣。（下）

（賀廷玉番將上開打賀廷玉跌馬介，花木蘭上救賀廷玉番將下）

花木蘭（白）將軍醒來。

賀廷玉（白）哎！（唱西皮搖板）適纔間與番奴衝鋒交陣，不提防馬蹄陷幾喪殘生，耳邊廂有人聲將我喚醒，（起立介）見一位少年將玉立亭亭。（白）壯士何人？救得本帥性命！

花木蘭（白）小人名喚花弧，乃延安府來的徵兵。

賀廷玉（白）若非壯士搭救，本帥險遭不測，壯士隨同本帥，回至大營，定有升賞！

花木蘭（白）多謝元帥。

（各上馬同下）

第十一場

（四龍套引番王上）

番王（唱流水）統兵十萬到邊城，只望一朝把敵平，忽遇花弧一小將，連年征戰不成功。（白）咳！實只望馬到成功奪取中原。不想魏國出一小將名喚花弧，十分驍

勇。孤家不能取勝，只好深溝高壘，不敢出戰。今已數載，幸喜援兵已然到來。今夜晚間，不免前去劫營，也好殺他個措手不及。來！（衆允介）衆將進帳！

衆（白）衆將進帳！

四番將（內白）來也。（上介進介）參見狼主。有何差遣？

番王（白）爾等今晚隨定孤王，前去劫營，不得違誤！（下）

番將（白）得令。（同下）

第十二場

（四龍套引花木蘭上）

花木蘭（念）夜半胡笳（註二十三）靜，秋高戰馬肥。（白）俺花弧。自從到了大營，略建奇功，元帥十分器重於我。只是番奴深溝高壘，不敢出戰，故而數年以來，未能掃盡煙塵，今晚奉了元帥之令，巡營瞭哨，軍士們巡哨去者。（唱西皮倒板）俺自從到邊關家鄉信杳。（接唱西皮三眼）思想起二爹娘好不心焦。奉將令出營來四面巡哨，我只得跨鞍馬去走一遭。替老父才把那家鄉撇掉，爲國家顧不得夙夜辛勞，夜深時刁斗（註二十三）間月光斜照。（鳥聲介）霎時間飛鳥過費我推敲。（白）且住，現在更深夜靜，這飛鳥自北而來，是何緣故？是了，想必是番兵前來偷營，

我不免報與元帥知道便了。（唱西皮搖板）回大營要報與元帥知曉，只恐怕破番兵就在今宵。（白）有請元帥。（四龍套中軍引賀廷玉上）

賀廷玉（唱西皮搖板）昨日陣前打一仗，番人武藝果然強。將身坐在中軍帳，花將軍有話說端詳。

花木蘭（白）參見元帥。

賀廷玉（白）花將軍夜靜更深到此，不知有何軍情？

花木蘭（白）啓稟元帥；只因番兵前來偷營，望元帥早作準備。

賀廷玉（白）怎見得？

花木蘭（白）末將正在營前巡哨，忽見一群飛鳥自北而來，想必是番兵馬蹄聲響，纔把林鳥驚起，望元帥詳察！

賀廷玉（白）言之有理。中軍傳衆將進帳。

中軍（白）元帥有令，傳衆將進帳。

四將（詩）何時才把邊塵淨，晝夜提戈不得寧。（白）參見元帥。有何差遣？

賀廷玉（白）爾等將本部人馬，四下埋伏，待等番兵到來，一齊截殺，不得違誤。

四將（白）得令。

（四將帶馬下）

賀廷玉

(白)花將軍命你帶五千人馬，伏在柳林之內，放過番兵，去奪他的營寨，本帥隨後接應便了。

花木蘭

(白)得令。

(花木蘭帶馬下)

賀廷玉

(白)番兵不來便罷，他若來時，管教他片甲不回。帶馬。
(賀廷玉下)

第十三場

(番將原人上)

哈將

(白)哎呀且住，原來是一座空營，四下必有埋伏。巴圖魯退兵！

(四將上)(起打)(六股擋)(四將殺哈呼番將)(么莫二番將挑上)(六毛攢)(四將敗下)(賀廷玉上)(三見面)(殺么莫)(賀廷玉接番兵攢)(番王上)(賀廷玉敗下)(花木蘭上)(對槍)(番王敗下)(花木蘭下場)

第十四場

(番兵引番王敗上)

番王 (白) 巴圖魯！

番兵 (白) 有。

番王 (白) 點點還有多少人馬？

番兵 (白) 啓稟大王，花椒大料。

番王 (白) 此話怎講？

番兵 (白) 你我二位。

番王 (白) 哎呀，且住。想孤家帶領數萬兒郎，誰想被魏兵，殺得如此慘敗。我不免回轉本部，再圖後舉，巴圖魯！

番兵 (白) 有。

番王 (白) 收兵。

番兵 (白) 是。(同下)

第十五場

(四太監引魏王上)

魏王 (引) 鳳闕(註二十四)巍峨(註二十五)，掌大業，一統山河。(詩)絳幘(註二十六)雞人(註二十七)報曉籌，尙衣(註二十八)方進翠雲裘；九天(註二十九)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

晃旒(註三十)。(白)寡人，大魏天子是也，可恨突厥作亂，幸喜賀卿，掃平狼煙。已命他即日班師。今當早朝，內侍！

太監 (白)有。

魏王 (白)閃放龍門。

太監 (白)閃放龍門。

(黃門官上)

黃門官 (詩)小心趨紫陞(註三十一)，職守重黃門(註三十二)，(白)臣黃門官有事啓奏萬歲，

魏王 (白)奏來！

黃門官 (白)今有大將軍賀廷玉奏凱回朝，現在午門候旨。

魏王 (白)宣他上殿。

黃門官 (白)領旨。萬歲有旨，宣賀大將軍上殿。

賀廷玉 (內白)領旨。

(賀廷玉上)

賀廷玉 (詩)萬歲一聲宣，丹墀(註三十三)拜聖顏。(白)臣賀廷玉見駕，吾皇萬歲。

魏王 (白)卿家平身，賜坐。

賀廷玉 (白)萬萬歲。

魏王 (白)卿家一路風霜勞苦，內侍看酒，待孤把盞。(敬酒介)

賀廷玉 (飲酒介)(白)謝萬歲。

魏王 (白)卿家平定突厥，功勞莫大，著加封爲輔國公。

賀廷玉 (跪謝介)(白)謝主隆恩。啓奏萬歲，此番平定邊疆，多虧花弧之力，還求吾主賜予封贈。

魏王 (白)依卿所奏，內侍宣花弧上殿。

太監 (白)花弧上殿。

花木蘭 (內白)領旨。

(花木蘭上)

花木蘭 (詩)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註三十四)。(白)臣花弧見駕，吾皇萬歲。

魏王 (白)平身。

花木蘭 (白)萬萬歲。

魏王 (白)花卿，據賀卿言道；平定突厥，都是你一人之功，應封尙書郎(註三十五)，在朝伴駕。

花木蘭 (白)此乃軍民用命，爲臣何功之有？還望陛下收回成命。

魏王 (白)花卿莫非嫌官卑小？

花木蘭 (白) 爲臣怎敢，實因父母在堂，情願回家奉養，不願爲官，望陛下恩准。

魏王 (白) 卿家篤於事親，可謂孝子，祇是有功不賞，寡人於心何忍？

花木蘭 (白) 臣聞有國方有家，國家鞏固，人民纔得安寧，臣此番千里從軍，不辭風餐露宿，原爲保護國家，克盡天職，非爲貪功受賞。方今天下大定，臣願已遂，聖心又何不安之有！(唱西皮搖板) 破番兵原本是爲臣職分，好男兒當報國豈爲功名？願明駝送爲臣早還鄉井，我聖主又何必記掛在心。

魏王 (白) 卿言甚是，如此暫回鄉里待命便了！

花木蘭 (白) 謝萬歲。(出介賀隨出介) 正是，有功不受賞。

賀廷玉 (白) 真乃大英雄。(同笑介花木蘭下賀廷玉進介)

魏王 (白) 賀卿。

賀廷玉 (白) 萬歲。

魏王 (白) 寡人賞賜花弧盔甲馬劍，緞匹金銀，命卿親自押解前往，以示殊榮。傳旨已畢，就此散朝。

(魏王賀廷玉分下)

第十六場

(花弧花母上)

花弧 (唱西皮搖板) 女兒一去十二年。

花母 (接唱) 望得老身兩眼穿。

花弧 (白) 媽媽請坐。

花母 (白) 老相公請坐。

花弧 (白) 媽媽，想你我木蘭孩兒，從軍一十二載，你我朝夕掛念。昨日聞聽人言；大軍奏凱(註三十六)還朝。想木蘭孩兒，不久就要回來。你我同到郊外探望一番如何？

花母 (白) 如此老相公請。

花弧 (白) 媽媽請。(唱西皮搖板) 聽說木蘭得了勝，英雄恰是女兒身。十二載從軍到如今，破敵得勝轉回程。可算得又忠又孝，巾幗第一人。愧殺那鬚眉的丈夫也不能。

花母 (白) 我的好女兒呀。(接唱) 今日歸來闔家慶，養女比兒強十分。人道男女不平等，今日看來一樣能，忙到荒郊把嬌兒等，耳聽遠處有馬蹄聲。(白) 老相公你聽那邊有馬蹄之聲，想是木蘭兒來了。你我在這等候便了。(坐介)

(四上手引花木蘭上)

花木蘭

(唱西皮搖板)催馬一路到家鄉，見二老者坐道旁。(白)那邊坐定二位老人家，好像我爹娘模樣，待我下馬細認。(下馬介)(看介)果然是爹娘在此，爹娘，孩兒木蘭回來了。

花 母 弧

(白)怎麼你是我女兒木蘭麼？

花木蘭

(白)正是女兒。

花 母 弧

(白)你想死爲父娘的了！

花 弧

(唱西皮搖板)自從我兒去從軍。

花木蘭

(白)爹爹老了，爹爹鬍鬚都白了。

花 母

(接唱)堂前想壞爾雙親。

花木蘭

(白)這是孩兒遠離膝下之罪！

花 弧

(接唱)今日相逢怕是夢境。

花木蘭

(白)女兒在此不是作夢。

花 母

(接唱)不意相逢在今晨。

花 弧

(白)我兒受了苦了。

花木蘭 (白) 女兒並未受苦，爹娘不要傷心。爹娘爲何在此？

花 母 弧 (白) 聽說我兒回來，故爾在此等候。

花木蘭 (白) 天氣寒冷，不要被風吹了！

花 母 (白) 盼望我兒也就忘了冷了！

花木蘭 (白) 待女兒攙扶回家去罷。

花 母 弧 (白) 走啊。(唱西皮搖板) 想兒時常珠淚滾。

花 母 (接唱) 倚門凝望十二春。

花 母 弧 (接唱) 今日歸來真填慶。

花 母 (接唱) 叫聲蕙兒快開門。

(花木蕙上)

花木蕙 (唱西皮搖板) 忽聽有人來叫門。(開門介)

(花木蘭花母花弧進門介)

花木蕙 (接唱) 這一位將軍他是何人？

花 母 弧 (白) 這是你妹子木蘭回來了。

花木蕙 (白) 妹子呀！(與木蘭抱頭哭介) 咳！妹妹，一十二載受盡千辛萬苦，真是難爲

你了。

花木蘭 (白) 小妹出外日久，父母跟前，全仗姐姐一人侍奉，小妹這廂道謝。

花木蕙 (白) 你在外邊不會被人看出？

花木蘭 (白) 姐姐你看我可像個女子？

花木蕙 (白) 真正不像。

花木蘭 (白) 連姐姐都不認得，別人更看不出來了。

(花木蘭上)

花木蘭 (唱西皮搖板) 聽說姐姐轉家門，卽忙上前問安寧。(進門介)(白) 聽說姐姐回來，

姐姐在那裏？

花 弧 (白) 這就是你出外的姐姐。

花木蘭 (白) 這就是弟弟麼？

花 弧 (白) 是你兄弟。

花木蘭 (白) 弟弟。

花木蘭 (白) 姐姐。

花木蘭 (白) 你長大成人，姐姐不認識你了。

花木蘭 (白) 我更不認識姐姐了。

花木蘭 (白)當初我投軍的時節，弟弟若有這樣高大，也就用不着姐姐去了，這場功勞就是你的了。

花木棣 (白)若是弟弟前去，也未必能有這樣功勞。

花木蘭 (白)祇管說話，女兒回得家來，還未給爹娘行禮。

花 弧 (白)我兒一路辛苦，不要行禮了。

花木蘭 (拜介)(白)女兒出門日久，有缺定省，望爹娘恕兒不孝之罪。

花 弧 (白)吾兒替父從軍，受盡辛苦，爲父方自感歎，我兒何罪之有？一旁坐下。

花木蘭 (白)告坐。

花 母 (白)兒呀！你此去從軍，是怎樣的情形，可對爲娘言講言講。

花木蘭 (白)爹娘容稟。(唱西皮原板)自那日到邊關立功非小，救元戎離虎穴累建功勞。

十二年才把那番賊平了，前日裏隨元帥奏凱還朝，官封兒尙書郎，爲兒不要，爲雙親辭官職歸隱蓬蒿。

花 母 (白)老相公，木蘭兒從軍十二載，建立偌大功勞，今日萬里歸來，我等要慶賀一番才是。

花 弧 (白)那個自然。

花 母 (白)兒呀，(向木蘭)你也不要再作男子裝束了。

花木蘭 (白)孩兒遵命。

花弧 (白)兒呀！(向木棣)你去後面殺猪宰羊，替姐姐接風。

花木棣 (白)孩兒遵命。

花弧 (白)木蘭兒。你來看，(向木蕙)你姐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因高興而作女人理妝介)你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作磨刀介)木蘭兒隨爲父的來呀！(笑介)哈哈。

(花弧領花木蘭花母花木蕙花木棣同下)

第十七場

(四投軍人上)

四投軍人 (唱西皮搖板)關外當兵十二年，而今才得轉回還。

末 (白)列位請了。

衆 (白)請了。

末 (白)你看我們同鄉花弧，與我等一路投軍。人家累立戰功，迭次升賞，是何等榮耀。像我等從軍一十二載，還是這樣的回來，真真愧死。

淨 (白)老兄不要這樣講，你看我一沒有受傷，二沒有戰死，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來，

還不好嗎？

甲 丑 (白)得啦！我出門的時候，我老婆就盼着我死，我要死啦，可真趁了她的願啦，誰知道天不如人意。

乙 丑 (白)不用說啦！這十二年功夫，起碼也給你生了幾個孩子，倒省得勞你的駕啦！
末 (白)諸位休得取笑，此去家鄉不遠，你我馬上加鞭。

(四投軍人下)

第十八場

(四龍套四車夫載珠寶賞賜差官引賀廷玉上)

賀廷玉 (白)軍士們！尙義村去者。

(四龍套賀廷玉下)

第十九場

(花弧上)

花 弧 (笑介)哈哈，(唱西皮原板)木蘭兒十二載千里從軍，可喜他昨日裏才轉家門。昨夜晚與蘭兒開懷暢飲，一家人只喝得酒醉醺醺，清晨起無甚事前堂來進，等候了媽媽到細細談心。

(賀廷玉衆人上)

賀廷玉 (唱西皮搖板) 看村中好一似桃源風景，一家家耕和織快樂安寧。

差官 (白) 來此已是花將軍門首。

賀廷玉 (白) 你是怎麼知曉？

差官 (白) 回稟大人，當年徵兵的時候，就是小人來傳的，故而認得。

賀廷玉 (白) 好！上前通報。

差官 (白) 裏面有人麼？

花弧 (白) 是那一位，(出門介)

差官 (白) 我家大人，奉旨到此。

花弧 (白) 你家大人，是那一位。

差官 (白) 就是賀元帥。

花弧 (私語介) 哎呀！糟了。(見賀介) 參見大人。

賀廷玉 (白) 老丈請起。

花弧 (白) 謝大人。

賀廷玉 (白) 請問老丈貴姓大名？

花弧 (白) 小老兒花弧。

賀廷玉 (白)呵！怎麼幾天未見花弧就鬚髮蒼白了？(賀而花弧介)那位年少的將軍是老丈

何人？

花弧 (白)這個……(躊躇介)就是小兒。

賀廷玉 (白)原來是老將軍失敬了。

花弧 (白)豈敢。請大人裏面奉茶。(同進門介)(坐介)請問大人到此，有何見諭？

賀廷玉 (白)祇因令郎平亂有功，辭官不作，聖上特予賞賜，命本帥押送前來。

花弧 (白)真乃皇恩浩蕩。(爲難介)

賀廷玉 (白)老將軍，爲何不見令郎。

花弧 (白)這個……他路上受了風霜，如今染病在床，不能接見，望大人恕罪。

賀廷玉 (白)原來花將軍染病在床。

花弧 (白)正是。

賀廷玉 (白)待我到床前探病。

花弧 (白)大人乃金玉之軀，怎敢有屈，不見也罷。

賀廷玉 (白)本帥奉旨前來，倘若不見，如何回朝繳旨？

花弧 (白)大人執意要見，還是小人喚他前來。

賀廷玉 (白)有勞了。

花 弧 (白) 哎呀呀！這便如何是好？(無可奈何介)

(花弧下)

賀廷玉 (白) 差官。

差 官 (白) 有。

賀廷玉 (白) 命車夫將寶物搬進院來。(衆搬物介) 外面伺候。

衆 (白) 是。

(花木蘭上)

花木蘭 (羞介) 脫我戰時袍，(舞介) 着我舊時裳，(舞介) 當窗理雲鬢，(舞介) 對鏡帖花黃。(舞介)

(花弧上)

花木蘭 (白) 羞答答怎好去見？(花弧作勢將臉用袖遮住介)

花木蘭 (進門介) (白) 元帥在上，奴家萬福。

賀廷玉 (驚起介) (白) 老將軍，此位何人哪？

花 弧 (白) 小女木蘭。

賀廷玉 (白) 老將軍錯了。我要見的是令郎，怎麼叫了令媛出來？

花 弧 (白) 這就是跟隨大人出兵的花弧，難道大人就不認得麼？

賀廷玉

(白)花將軍乃是個堂堂的丈夫，怎麼成了嬌滴滴的女子！老將軍倒底是怎麼緣故？

花木蘭

(白)咳！大人哪。(唱二六)一日奴家當戶織，見有軍帖來傳知，言道邊關軍情急，急命老父敵前馳。爹爹大病方痊癒，深恐一路有差池，因此奴家扮男子，替代老父赴戎機。一十二載回鄉里，這纔換得舊時衣。今對元帥說詳細，望勿奏與萬歲知。

花 弧

(白)咳！大人。(唱西皮搖板)念小人在暮年壯心未老，奈當時染重病難舉槍刀。我的兒木蘭女天性純孝，因此上到軍前替我勤勞。

賀廷玉

(白)哦(接唱)聽罷了一席話出人意料。平賊將原來是閨閣英豪，同行伍十二年未曾知曉，這件事必須要天語崇褒。(白)姑娘，真乃奇人奇事。此乃聖上賜你的寶劍一口，戰甲一身，金銀萬兩，彩緞百端，請來收領！待本帥回朝，再將此事奏明聖上，必定另有封贈。

花木蘭

(白)奴家望旨謝恩。甲冑劍馬，奴家留爲恩賜紀念，這金銀緞疋，奴家倒也小康，頗能自給。現在同鄉之中，尚有同營當軍之人，辛苦戰爭一十二載，今日回來，依然窮困。奴有心將這金銀緞疋，分與他們使用，也算是皇恩，不知元帥意下如何？

賀廷玉（白）這是姑娘仁義慷慨，有何不可。

花木蘭（白）就請差官前去一請，當着元帥分與他們，豈不甚好？

賀廷玉（白）妙得很。你去趕快請來。

差官（白）遵命。

（差官下）

花弧（白）老漢從軍多年，也沒見過這些寶貝。

花木蘭（白）但憑爹爹享用。

花弧（白）是呀……這是聖上賜與花弧的，並不是賜與木蘭的呀！（賀廷玉花弧花木蘭同笑）

（差官引四投軍人上）

差官（白）門外候傳。

四投軍人（白）是。

差官（進門介）（白）衆位壯士候傳。

賀廷玉（白）命他們進來。

差官（出門介）（白）元帥傳。（衆進門介）

四投軍人（白）給元帥叩頭。

賀廷玉（白）罷了。來來見過花將軍。

甲 丑（白）怎麼這是花將軍？

乙 丑（白）好漂亮的將軍哪！

賀廷玉（白）這就是花將軍，他是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

甲 丑（白）怎麼同行十二載，我們一毫也未看出，真正奇事。

賀廷玉（白）不但你們未曾看出，連老夫也未曾看出。上前見過。

四投軍人（白）參見花將軍。

花木蘭（羞介）（白）不敢。

四投軍人（白）將軍將我等喚來，有何吩咐？

花木蘭（白）只因聖上賜下許多金銀緞疋，我使用不了，要分送大家，同沾恩澤。

乙 丑（白）別價（註三七），留着將軍自己作嫁妝罷！

（花木蘭羞介）

甲 丑（白）現在可不許玩笑啦！

花木蘭（白）當元帥謝過聖恩。

四投軍人（白）望旨謝恩。

花木蘭（白）就請大家分散。

四投軍人(白)愧領了。(分介)

甲 丑 (白)看我們這群男兒，還不及姑娘一個女子，真真愧死！

花木蘭 (白)誇獎了，呵，壯士。須知女子若肯立志，比你們男子還強得多呢！

四投軍人(白)慚愧慚愧。告辭了。正是：

末 (詩)從軍同行十二年，

淨 (詩)不知木蘭是女郎。

甲 丑 (詩)奉勸男兒須立志，

乙 丑 (詩)要不立志不如大姑娘。

(四投軍人下)

花木蘭 (白)奴家喬裝男子，身犯重罪，還求元帥饒恕。

賀廷玉 (白)花將軍殺賊盡忠，替父盡孝，將軍何罪之有？待本帥回朝奏上，必定下詔褒

美，就此告辭。差官帶馬。(衆出門介)(花木蘭花弧送介)請。

(賀廷玉原人下)

花 弧 (進門介)(白)正是，(詩)一家骨肉慶團圓，

花木蘭 (詩)女子從軍花木蘭。

花 弧 (詩)多少男兒應愧死，

花木蘭 (詩) 留將忠孝後人言。

花 弧 (白) 我兒隨爲父的來呀！(笑介) 哈哈。

(花弧花木蘭同下)

【註釋】

(註一) 突厥 種族名，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有吏阿那者，以五百家奔茹茹，居於金山，金山狀似兜牟，彼土方言謂兜牟曰突厥，因以名其部。

(註二) 巾幘 婦人首飾也，故亦稱婦人曰巾幘。

(註三) 梁鴻 東漢人，妻孟光，具食舉案齊眉。

(註四) 孟母 孟子之母也，曾因擇鄰之善否，故三遷其居。

(註五) 珍羞 珍奇之食物也。

(註六) 吳宮美人 吳王闔廬出宮中美女，使孫武教之佈陣也。

(註七) 秦風 即毛詩秦風小戎篇，婦人爲其夫從戎而作。

(註八) 馮氏 馮夫人，漢楚主侍者，名嬃。爲烏孫右大將妻。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宣帝時令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

(註九) 西羌 種族名，本出三苗。

(註十) 荀娘 謂荀灌也，灌荀崧小女，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灌年十三，突圍乞師，賊聞兵至解去。

(註十一) 邊防 謂邊境防守。

(註十二) 狼煙 邊境烽火。用狼糞，以其煙直上，風順不斜也，用以報警。

(註十三) 封侯 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

(註十四) 羽書 以木簡貯書，長二寸，用之以徵召也，有急事加以鳥羽插之。

(註十五) 黑水 即今怒江，其上游曰哈喇烏蘇河，哈喇，黑也，烏蘇，水也。

(註十六) 兜牟 戰時所戴之冠。

(註十七) 吳鉤 刀名也。

(註十八) 天驕 天之驕子，言其強盛，若天之寵助之也。

(註十九) 朔氣 北方之氣。

(註二十) 柝 夜行所擊，以警盜也。

(註二十一) 鐵衣 即鐵甲。

(註二十二) 胡笳 軍中樂器。

(註二十三) 刁斗 古行軍用具，夜鳴之以驚衆報時者，蓋猶更鼓。

(註二十四) 鳳闕 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

(註二十五) 巍峨 高也。

(註二十六) 絳綌 漢宿衛士，所着之服裝也。

(註二十七) 鷄人 官名。祭祀之夜，將旦則呼，以警百官，使起者。

(註二十八) 尙衣 官名。

(註二十九) 九天 謂宮禁也。宮門之正門立稱闕闔。

(註三十) 冕旒 禮冠之最尊者，天子之冕十有二旒，諸侯九，大夫七，歷代相同，宋以後臣下皆不用冕。

(註三十一) 紫陞 宮殿也。

(註三十二) 黃門 宮門之稱，凡禁門皆黃闥，故號黃門。

(註三十三) 丹墀 宮殿階上地，以丹漆之，故曰丹墀。

(註三十四) 明堂 王者之堂也。

(註三十五) 尙書郎 官名。

(註三十六) 奏凱 謂戰勝而回，奏凱歌也。

(註三十七) 別價 不必如此的意見。

三 修改經過

此劇修改，係參考梅社編輯兼發行之木蘭從軍劇本及戲典。按此劇之故事，不甚緊張，故編改此劇，非加強趣味及感情之描寫不可。尤其導演此劇，更應善用技巧，則此平淡之故事，可望能生動也。

由原作的穿插看來，廢場子數不勝數，然如第四，五，六，十七，十八幾場，乃是便於花木蘭改裝，因情出無奈，祇得撰入，不過在這幾場，加進丑角打諢，生角唱功，尙能搪塞，演出時可變通來作，得簡且簡，極富伸縮性也。

辭句方面，因係出自文人手筆，故極秀麗，惟稍有滯逗處，念來鏗鏘不順者，已予改動。原作弊病在念唱太多，使動作無有空隙表現；如花弧幾次上場，始終離不開唱，而唱又是大段的，實覺平凡，反而喧賓奪主，演時可酌簡。原作第十二場，用新水令折桂令作

唱，是全劇成功處，演時可多加動作，形容花木蘭路途景象，最恰當不過，舞台技巧藉以表現。

描寫感情的部分，因原作者對於技巧的運用不熟練，故非但不能發揮技巧的力量，而反受其束縛，或重複，或冗煩，使感情無法集中而達高峯，演來使觀者不感動，不關懷，不同情，此實缺乏舞臺經驗之故，如原作第二十四場，二十五場，寫花木蘭奏凱回鄉見父母時，先見父親，又見母親，再見姊姊，後見弟弟，步驟雖多，感情實一，而筆法如出一轍，演來何能緊湊。

此劇難在花木蘭之兼飾兩種性別，兩個身份，改裝小生後最忌帶胭脂粉氣，應迴然二人，尤以唱作念打兼備，實旦角重頭，餘者亦盡烘托之功，勿泛泛視之。

此劇更改處極多，注重技法之應用，效果之增高，茲按場條陳於下。

第一場原作簡略，今撰補之，因在主角上場前，須有調場，使鑼鼓一緩，觀眾精神爲之一振，然後上主角，實富烘托作用也。

第二場花木蘭上場唱第二句，原作「但憑紡織說賢勞」，通名後之唱原作「這些日侍嚴親機房未到，今日裏抽閒暇去走一遭」唱原板後之白取消，花木蘭上場改唱搖板，使氣貫串。姐妹對白，稍予更改。

第三場花弧夫妻對白，簡略，花弧白：願赴戰場一段，原作「我想當兵乃人人應盡的

義務，……「義務」等字乃新辭語，戲詞少見，念來亦不順嘴，改如詞，花木蘭原作「況且照歷史上看來，」簡略，此場下場無交代，故加花弧（笑介）正是，老邁力衰難出征，幸有虎女代從戎。

原作第十場十一場簡略，今補加賀廷玉調場（成八場）。因下場花木蘭趨馬頗爲吃重，特加此場以作演時喘息功夫。

原作第十二場花木蘭唱新水令「才從街市買鞍韉，策長鞭追風掣電，山樹四圍靜，一騎鉤弓弦……」今改如詞。

原作第十三場取消。

原作第十四場，四投軍人上場唱後有白，今取消，原作十四場後與第十五場合併，中間武場子唱白亦更改，使氣連貫。

原作第十七場（賀廷玉上場念引詩白，傳花木蘭，花木蘭上場念詩，賀廷玉命花木蘭營前巡哨，花木蘭帶馬下，賀廷玉唱下）。原作第十八場（花木蘭上念引通名唱倒板三眼，聞鳥驚，知番王偷營回報賀廷玉唱下）。原作第十九場（賀廷玉上唱花木蘭上唱花木蘭報賀廷玉番王偷營，賀廷玉派四將及花木蘭迎敵，賀廷玉念下）。分析原作第十七場整個平鋪直叙，毫無意味，今取消。第十八場所爲者，只是花木蘭一段唱功尚可取。第十九場因第十八場之故，不得不再敘述，今將第十七，十八，十九三場合併，一可保留精粹，且

可免累贅。(成修訂本第十二場)

原作第二十一場(修改本第十三場)起打武場子，加上平劇武戲之術語，免去籠統不清，演出可增可減。

原作第二十一場(番王收檢敗兵回國)及第二十二場(官軍奏凱過場)取消。今撰補番王收兵一場，(成第十四場)因此係武戲應有之場合，且可免花木蘭連場奔跑，用作喘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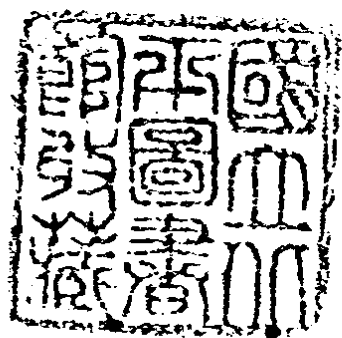
原作二十三場(魏王與花木蘭對白稍改，魏王下無交代，今補之，花木蘭下場對，原作「無功怎受賞，與戲中原意不合，今改「有功不受賞。」

原作第二十四場(花弧上念詩，通名，白，喚花母，領花木棣上唱，對白與花弧通名後之對白相似，花母喚花木蕙上，花木蕙上唱花弧命共收拾屋子，花弧同花母花木棣下，花木蕙後唱下)此場毫無情緒，整個敘述，然在全劇之終，乃精彩所賴，不應再事平叙，徒費場合，應取消作暗場。

原作第二十五場(花弧上唱白後再唱，花木蘭上唱，父女見面一段對白，中間參唱，回家叫門，花母上唱，母女見面一段對唱)，見父母時情意相同，只不過怎麼思想；怎麼盼你回來等，再問姐姐，花弧喚花木蕙，花木蕙上唱，姐妹見面，一段對白，還是寫怎樣思怎樣想，花木棣上唱，姐弟見面又是一段對白，很好的情緒，如此寫來，而章法又不善變化實覺分散感情，今整個增減如詞。(成第十六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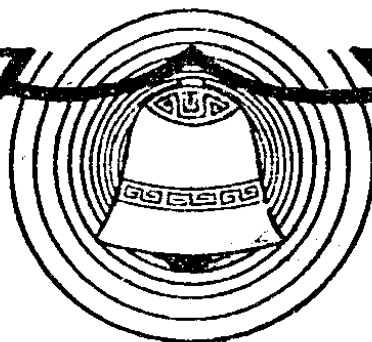
原作第二十六場（魏王命元帥賀廷玉賚賞花木蘭過場）第二十七場（衆投軍人回鄉過場）第二十八場（元帥賀廷玉帶領賞物至尙義村過場）。原作已簡略。今爲花木蘭改裝計，第二十七場衆投軍人之過場增撰之，因此尙有打諢趣味。加之趨馬由三種角色（末淨丑）同時動作，亦可增趣味也（成第十七場），第二十八場賀廷玉過場撰增之，祇賀廷玉一句念白尙不覺累贅。（成爲第十八場）

原作第二十九場，花木蘭上內唱（忽聽爹爹喚一聲，）（上唱）卸去了連環甲又着羅裙，羞慚慚，我且把堂前來進，免不得見元帥細說分明。今改上念，因可加動作也。對白有反來覆去處今已改簡明，餘一二字之更改，無容贅述矣。



卅六年九月廿三日

呈 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修訂平劇選

(全十二冊)

第七集 定價國幣二元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修訂者	李效	吳伯	林柏	出版者	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	----	----	----	-----	-------	-----	-----	-----	------	-----	------

(2125)

82
404007

3

2

404007
2

